





越范少伯

勁吳歿殘越生裝西子浮海行耕于齊爲上卿賈于  
陶散千金出見奇徙成名鷗夷子何童心

周魯仲連

喜高節嗜奇策挫秦帝解齊厄掉富貴若雲煙鴻冥  
冥何慕焉我執鞭魯仲連

韓張子房

秦之鹿椎其足楚之猴烹其頭漢之馬得天下帝借  
公公借帝爲韓來報韓去前黃石後赤松張已

英雄

唐李長源

辟五穀相三帝寢對榻出連轡九仙骨一品衣功太  
高跡太奇如龍見如龍潛吾師乎李長源

彌勒佛像贊

此老漢弄詭譎不誦經不禮佛肚皮寬眉眼濶真快  
活笑呵呵無休歇假快活假與真且莫說這布袋是  
何物

接引道師贊

此心緣物如猿緣樹四大既離必有附處附之失所  
毛角可懼是故彌陀津梁西去

釋迦牟尼佛贊

釋迦老子來此濁世只因心熱拋撒文字欲覓佛者  
莫從字求舟去劒移盲者悠悠

長耳定光佛贊

六根具足何獨耳長世人執相遂稱定光耳之爲門  
實通腎氣故祈男者所獲如意

觀音贊

南方之人惟耳最利所以觀音誦者彌熾音既可觀  
色亦能聽此何以故見聞無性

又

左執黃蓮花右執青柳枝稽首大道師普賜弘慈悲  
沃以甘露漿令我得慧性滌蕩三劫濁兼持戒與定  
戒定慧亦空永無染習境化彼一切衆泳游于大乘

又

衆生墮八難判命呼觀音究竟能呼者八難爲飛塵

又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

達摩贊

古椎好奇踏殘蘆葉人道他弄巧千般吾道是水中  
第二月

又

一葦渡江九年向壁開甘露門廣羣生澤

又

九年坐向壁無失亦無得若問西來踪般若波羅蜜

文昌贊

天墮地啞既避是非聰明併一專讀詩書

雲長贊

封侯封帝封王允愜人心分蜀分魏分吳雅非公志

喬方伯像贊

卓爾道骨冲兮素心濯濯冰壺皎皎玉繩有千仞翺  
翔之氣而守之以盈有百鍊不折之才而御之以誠  
文武是憲夙夜惟寅其謀國也先機于蓄艾其居官  
也後困于積薪未老懸車惜哉干城廉鑑一書作我  
儀刑

觀察張受所像贊

人嗜巧公任質人齋辦公守默處賢愚有容德當權  
要多定力澹兮佛心冲兮道骨不特驟而謁公者無  
取進名利之言卽老而侍公者亦終身不見喜愠之  
色公蓋一代之名臣而三代之遺直也耶

十峯殷先生贊

口不掛雌黃心不置城府遇鄉里之孺子而態不驕  
當權柄之貴人而色不沮有八面受敵之才可文可  
武無四知暮夜之金是子是父其清白之世傳而丹

青之稍露者耶

范象先贊

煙腸霞骨遠而望之如神仙鬪衣斗笠近而卽之如  
老禪迺孝弟忠信能讀父書爲象世之賢噫范君庶  
不愧文正公之傳

陳少隱贊

生清時享安居抱隱德待期頤置臧否忘賢愚內浩  
浩外嬉嬉召客有釀課兒有書我求哲人舍君誰歸  
無瑕僧像贊

心亦潔行亦潔掃地焚香夢亦潔這老漢直無瑕僧  
中僧傑中傑

周草窓像贊

與物無競胸無荆棘與道逍遙窓前草色吾何以名  
之曰濂溪之後世有隱德

又

口中絕臧否胸中絕冷熱向三乘得大自在守一官  
為小休歇至于疎財敦善行文而心潔可稱為人之  
英人之傑

幼科俞見垣像贊

避世于巢懸壺于市其和如春其直如矢人以為秦

越公吾擬諸菩薩曰護諸童子

東坡笠屐圖贊

東坡先生居儋耳曾于雨中着  
蓑笠過黎秀才因流傳此圖比

時遊戲中極有感慨予  
拈出作偈稽首而贊

問汝無風無雨何為戴笠披蓑不是喬粧打扮曾經  
幾度風波

周叔夜先生像贊

豐于德屈于齒然伯夷下惠合而為公公則不灰公

之流風能使後人行已有耻不知其父請視其子

印空像贊

一把茅蓋團蕉數尺槿編籬落遠公來自東林子綦  
同隱南郭

周梅顛贊

仙人之冠裳佛氏之心腸吾與爾歸去來以待于玉  
宸先生之傍以遊于金粟如來之鄉

張雨懷像贊

佛不必禮金粟而齋戒有餘仙不必禮玉宸而清虛

有餘游不必裹五岳之糧而坐嘯者有城隅之修竹  
古廬文不必發二酉之秘而手勘者有先世之斷簡  
殘書口不必掛是非交不必擇賢愚而一杯之酒足  
以入混沌之門戶窺醉鄉之藩籬嗚呼噫噫吾不知  
其爲誰所謂今之貧孟嘗古之富伯夷

銘

木香爐銘

何居乎形固可使槁木而心固可使死灰乎惟我與  
爾有是夫



筆筒銘

中虛外圓避文士之筆端吾法子以自全

又

虛其心實其腹德不辱

墨銘

豈其翟之子是以不盡則不止

龍尾硯銘

鸚之眼犀之紋詎若神龍之宿于硯池其尾噓風而御雲吾何以象之甚矣其佀余之文

圖書匣銘

上印如月印水中印如足印沙下印如馬印泥匣而藏之印斯無迹五丁何所庸其鑿是莊生之所謂立于不測

琴匣銘

柱以玄圃之玉屑以荆揚之金其徽以翡翠之羽其絃以鷓鴣之筋張以松風鼓以秋月匣而藏之爲據梧之南郭先生爲無絃之柴桑靖節毋狎而授之于爨下之烈

飲食起居銘

渴而後飲飢而後食問而後言迫而後出

斷妄想銘

此心未了端爲妄想想既無根况復云妄妄想本空  
根塵超曠聖凡如夢生歿亦誑欲求道者莫斷妄想

贈吳伯玉銘

天高清地厚重不得已然後動簡御煩寬得衆謙皆  
吉頤乃訟先木雞後鳴鳳鳳利喙鳥不賓麟利犀獸  
不臣唯口筆戎乃興時語默度淺深古聖詰必戰兢

真英雄必小心發爾覆在典墳多其輔在賢人果功  
行長子孫惜精神報君親慎旃哉昌令名

雜著

讀書十六觀

昔人嗜古者上梯層崖下緹窮淵凡碑版錡釜之文  
皆爲搜而傳之薰以芸蕙襲以縹緗其典籍之癖如  
此余也鄙少秉攸好頗藏異冊每欣然指謂子弟云  
吾讀未見書如得良友見已讀書如逢故人吾性樂  
賓客而憚悔尤庶幾仗此其可老而閉戶乎乃于竹

牕之暇抽憶舊聞纂讀書十六觀蓋浮屠氏之修淨  
土有十六觀經而觀止矣

呂獻可嘗言讀書不...多讀得一字行取一字伊川  
亦嘗言讀得一尺不如行得一寸讀書者當作此觀  
倪文節公云松聲澗聲山禽聲夜蟲聲鶴聲琴聲  
子落聲雨滴堦聲雪洒牕聲煎茶聲皆聲之至清者  
也而讀書聲爲最聞他人讀書聲已極喜更聞子弟  
讀書聲則喜不可勝言矣又云天下之事利害常相  
半有全利而無少害者惟書不問貴賤貧富老少觀

書一卷則有一卷之益觀書一日則有一日之益故  
曰有全利無少害也讀書者當作此觀

范質自從仕未嘗釋卷曰嘗有異人言吾當大用苟  
如是言無學術何以處之讀書者當作此觀

沈攸之晚好典冊常曰早知窮達有命恨不十年讀  
書葉石林云後人但令不斷書種爲鄉黨善人足矣  
若夫成否則天也讀書者當作此觀

孫蔚家世積書遠近來讀者恒有百餘人蔚爲辦衣  
食讀書者當作此觀

東坡與王郎書云少年爲學者每一書皆作數次讀之當如入海百貨皆有人之精力不能兼收盡取但得其所欲求者爾故願學者每次作一意求之如欲求古今興亡治亂聖賢作用且只作此意求之勿生餘念又別作一次求事蹟文物之類亦如之也若學成八面受敵與涉獵者不可同日而語讀書者當作此觀

董遇挾經書投閒習誦人從學者不肯教之云先讀百篇而義自見樂城云看書如服藥藥多方自行讀書者當作此觀

江祿讀書未竟雖有急速必待卷束整齊然後得起故無損敗人不厭其求假焉齊王攸就人借書手刊其謬然後返之讀書者當作此觀

劉顯時稱學府每共孔奐讀論深相難乃執奐手曰伯喈墳索悉與仲宣吾當希彼蔡君足下無愧王氏所保書籍尋以相付讀書者當作此觀

蘇子美客外舅杜祁公家每夕讀書以一斗爲率密覘之子美讀漢書張良傳至良與客徂擊秦皇帝撫

掌曰惜乎擊之不中遂滿引一大白又讀至良曰始  
臣起下邳與上遇于畱此天以授陛下又撫案曰君  
臣相遇其難如此復舉一大白公笑曰有如此下物  
一斗不足多也讀書者當作此觀

黃涪翁云擘書覆詭裂史粘牕誰不惜之士厄窮途  
陷落窞阱聞者不憐遇者不顧聽其歿生是賢紙上  
之字而伏腹中之文哀哉讀書者當作此觀

蔡君謨嘗書小吳箋云李及知杭州日市白集一部  
乃爲終身之恨郎基清慎無所營嘗曰任官之所木  
枕亦不須作况重于此乎惟頗令人寫書樊宗孟遺  
之書曰在官寫書亦是風流罪過基荅曰觀過知仁  
斯亦可矣讀書者當作此觀

陳子兼云讀竇灌田蚡傳想其使酒罵坐口語歷歷  
如在目前便是靈山一會儼然未散讀書者當作此  
觀

朱紫陽云漢吳恢欲殺青以寫漢書晁以道嘗欲得  
公穀傳遍求無之後得一本方傳寫得今人連寫也  
自厭憎所以讀書苟簡讀書者當作此觀

眉公集  
趙季仁謂羅景綸曰某生平有三願一願識盡世間  
好人二願讀盡世間好書三願看盡世間好山水羅  
曰盡則安能但身到處莫放過耳讀書者當作此觀  
顏之推云吾每讀聖賢之書未嘗不肅衣對之其故  
紙有五經詞義及賢達姓名不敢穢用也溫公謂其  
子曰賈豎藏貨貝儒家惟此耳然當知寶惜今釋子  
老氏猶知尊敬其書豈以吾儒反不如乎趙子昂書  
跋云聚書藏書良匪易事善觀書者澄神端慮淨几  
焚香勿捲腦勿折角勿以爪侵字勿以唾揭幅勿以

作枕勿以夾刺隨損隨修隨開隨掩後之得吾書者  
并奉贈此法讀書者當作此觀

予寫前觀罷投筆而夢有老人撫予背曰盡信書則  
不如無書此正爲文害詞詞害義處下一轉語耳予  
心開其言問之自稱斲輪翁乃覺而志于紙尾以爲  
十六觀補

醫俗禪

予拋制舉後寒熱不入于胸中者十年矣宰物妒之  
遂以疾瘡見燒自夏徂冬其寒也如凝冰每思趙州

七斤半布衫其熱也如焦火每思一口吸盡西江水  
於是移臥讀書臺山僧墅鶴時來問疾而平泉先生  
八十有九亦數數遣訊不休以匡廬慧日禪本草湛  
堂師炮製論見示夫此方非特可以霍然起予凡有  
血氣者恐不能出兩禪漢國醫手也予故拈舉與大  
衆共之

附陸平泉先生問疾書

數日論承道候靜攝高居精舍密邇僧寮當資禪定  
證大安樂矣昔廬山慧日著禪本草謂禪之一味性

甘涼能安心臟祛邪散滯清神益志駐顏色除熱腦  
善解諸毒調衆病故凡聖尊卑服之能脫除苦惱如  
縛得解自來佛祖以此一藥療衆生病號大醫王而  
湛堂禪師復著炮炙論謂一切藥當明其體性如法  
炮製先須選藥物精純者以法流水淨洗去人我業  
除無明根秉八還刀向三平等砧上剉碎用性真空  
火微微焙之入四無量白舉八金剛杵杵八萬四千  
以大悲千手眼篩篩之成塵塵三昧煉十波羅蜜爲  
圓不拘時候煎一念相應湯下前三三後三三圓服

藥後除八風二見外別無所忌此藥非世間方書所  
載後之學醫上流試取禪本草并依此炮製服之功  
效不可盡述右藥不載方書不假炮製若依法服之  
不瞑眩而一切病當脫然去體矣此儂所爲嘗試而  
有效者也右上仲醇徵君先生文凡八十九翁陸樹  
聲頓首啓具

書畫金湯

玉照堂梅品疏花宜稱憎疾榮寵屈辱四事總五十  
八條余與金華米子華秀州馮鑑之項希憲愛而讀  
之爲戲做其意拈獎護書畫四事題于寶顏閣

一善趣

賞鑒家 精舍 淨几 風日清美 餅花 茶筴

橙橘時 山水間 主人不矜莊 拂曬 名香修

竹 考證 天下無事 高僧 雪 與奇石鼎彝

相傍 睡起 病餘 漫展緩收

一惡魔

黃梅天 燈下 酒後 研池汁 硬索巧賺輕借

收藏印多 胡亂題 代枕 傍客催逼 屋漏



水 陰雨燥風 奪視 無棟料銓次 市談攪

油汗手 曬穢地上 惡裝繕 臨摹污損 蠹魚

強作解 鼠 噴嚏 童僕林立 問價 指甲

痕 剪裁摺感

一莊嚴

玳瑁瑪瑙琉璃紫磨金白玉文犀舊剔官窰軸

帶 內庫秘閣 寶籤 五色玉牌記 古錦面

帝王璽 奇綵累囊 名賢題跋 女校書收貯

織成襟頭 金縷珠母石青梅檀匣

一落劫

入村漢手 質錢 獻豪門 剪作練裙襪材 不

宵子 盜 換酒食 水火厄 殉葬

語錄

不實心不成事不虛心不知事 讀書行文者用功

不若用心 龍領下有文章虎穴中有功業 豪傑

向簡淡中求神仙從忠孝上起 少年人要心忙忙

則攝浮氣老年人要心閑閑則樂餘年 慎獨尚涉

虛無慎不獨乃是真學問也

吾輩當作減塑佛。不當作增塑佛。擾擾塵勞。何嘗擾我。只是心蜂攢入塵勞窟中耳。龍不可爲首也。若要作龍頭。究竟將來必爲蛇尾。獅子獨行。不求伴侶。壯士展臂。不借他力。男兒人品。事業文章。翰墨揮向。今古人隊中。立頭地。瞠目雲霄。擲身塵壒。如獅子壯士相類。便是還个堂堂七尺軀也。

王弼州與于鱗論文。嘗云。日新之謂盛德。予謂日新在吾舍千里之程。舍一步。進一步。千仞之山。舍一步。高一步。是名日知其所無。是名損之又損。是名大布施。此三教日新之髓也。

見在心不可得。過去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試勘將睡未睡時。三者心却在何處。若云在醒。不應合眼。若云在夢。不應開眼。若云非夢非醒。不應一心半分。爲醒半分。爲夢。吾家希夷常自稱真睡先生。恨不以此問之。畱此一扣。

刻畫古人是後人第一病。武陵桃花。惟許漁郎問津。一次再跡之。便成村巷矣。禪家公案亦然。不獨詩文也。

詩文只要單刀直入最忌綿密周緻密則神氣拘迫  
疎則天真爛熳史記之佳處在疎漢書之不如史記  
在密示畫疎宋畫密氣韻生歿皆判于此

子猷稅地種竹笑謂人曰何可一日無此君竹以虛  
中通外歲寒彌堅故昔人往往喜與把臂入林余之  
愛竹獨愛其子孫玉立參差捧笏而拱青雲龍翔鳳  
舞直有干霄之氣回視一切草藜花色僅僅脂粉媚  
人一遇風雨闌珊狼籍不復有特出草莽之志今里  
中朱門子孫皆此類也吾願以竹望之庶有進長蓋

花日減竹歲增竹于世有實用而花以容事人故耳  
臨帖切忌緊逼要從字外觀之如畫家色色相肖止  
得皮骨耳若從容玩味咀嚼于氣韻生動處求之便  
得一粒金丹相逼而視此身方在甕中安能運甕此  
亦旁觀棋枰小變法耳

梅聖俞有馬曰鐵獺顏平原有青衣侍兒曰銀鹿正  
堪作耦入吾竹林也

天下無不虛之山惟虛故高而易傾天下無不實之  
水惟實故流而不腐

眉公集  
登臨須風日晴爽杖履無恙柳花燕子帖地欲飛畫  
扇練裙避人欲進此春遊第一風光也若罨風餐霧  
正堪閉門手談耳

予近買舟載書作無名釣徒每當草簑月冷鐵笛霜  
清覺張志和陸天隨去人未遠

余嘗謂棋能避世睡能忘世然棋類耦耕之沮溺去  
一不可睡同御風之列子獨往獨來善哉希夷深得  
其解吾老睡鄉矣

人不得道生歿老病四字關誰能透過獨美人名將  
老病之狀尤爲可憐李夫人馬伏波是也夫紅顏化  
爲白髮虎頭健兒化爲雞皮老翁亦復何樂西子入  
五湖姚平仲入青城他年未必不歿直是不見末後  
一段醜境耳故曰神龍使人見首而不見尾

日月如驚丸可謂浮生矣惟靜臥是小延年人事如  
飛塵可謂勞生矣惟靜臥是小自在朝肉暮魚可謂  
腥穢矣惟靜臥是小齋戒智爭力戰可謂險惡矣惟  
靜臥是小三代至于寢夢之中見聞新游覽多無足  
而行無翼而飛又是小冲舉

垂楊小橋紙牕竹屋焚香燕坐手握道書一卷客來  
則尋常茶具本色清言日暮乃歸不知馬蹄爲何物  
三月多雨忽放新晴遠望羣峯積氛頓豁綠樹紫藤  
黃鸝上下因與韻客撥棹谿田之間就僧借沐雜采  
藥草溫以清泉脫幘解帶蘇骨而返亦至樂也  
四月有新筍新茶新寒豆新含桃綠陰一片黃鳥數  
聲乍晴乍雨不煖不寒老夫非雅非俗半醉半醒於  
是爾時如從鶴背飛下耳

晉人清談宋人理學以晉人遣俗以宋人裊躬合之  
雙美分之兩傷也

吾欲結一草堂南洞庭月北峨眉雪東泰岱松西瀟  
湘竹中具晉高僧支法具八尺沉香板床浴罷朱砂  
溫泉投床鼾睡以此避暑樂不樂也

流連光景非胸具丘壑骨帶煙霞未易辨此四字世  
聲之詩出入唐人長城而三世以清白禪業草廬於  
于東郭之濱細榆繁檜雜石碎花映帶左右孫郎日  
扃戶校勘古書客至則以綠葵青韭出餉使人頓浣  
浴腸是真有靜心逸骨者但恨雁洲先生驢鳴不聞

雁公集  
樹間耳

雁洲孫先生曾手栽紫藤僅如寸草爲隣兒摘去幾  
無萌芽郎君侍洲公乃復引之而上今將六十餘年  
遂能蔭及半畝乃孫世聲構一室于藤下大可圍四  
掌其根如瘦鉢其枝如懸槌其花如絳雪紅霞其客  
踞而坐者如飛猱宿鶴其主人翻經如壁觀僧飲酒  
如醉道士橫琴如黃葛野人肅客如碧桃漁父往往  
皆借藤爲勝余每造藤下彌日忘返徙倚涼陰香欲  
寒而余不去直以主人真堪晏坐是藤又借主人爲

勝也寒山野墓蒼藤滿林觸轡迴車夫豈在物

雲林性嗜茶在惠山中用核桃松子肉和白糖成小  
塊如石子置茶中出以啖客名曰清泉白石

陳眉公集卷之十四

陳眉公集卷之十五

雲間陳繼儒仲醇著

誌銘

陳空青先生墓誌銘

先生姓陳諱繼儒自號空青公不知其里居子姓或云華亭人也先生少好讀書長長于詩歌文詞頃刻萬言晚嗜緇衣黃冠之學悉舖其精華已盡吐去先生二十一補諸生二十八裂其冠投檄郡長一郡之人若驚郡長勉畱數四不能奪退而結茆小崑山之

陽廟祀二陸主乞四方名花廣植堂皇之前曰我貧  
無以娛二先生請採花爲先生春秋供蘋蘩名乞花  
塲脩竹白雲焚香晏坐其間豁如也居頃之又就沈  
太僕荒園栖焉已又謝去浪遊人間稱性而出率情  
而止或問先生曷不著書曰自伏羲一畫之後太極  
碎而文字滋興我方笑此老爲千古後生釀成猖狂  
筆端我何褰裳而蹈之哉天生人而與之十指寧盡  
令握毛錐子老也曰曷不仕曰仕者如梓匠焉規矩  
準繩靡不習焉主人勿呼則退而束手與妻孥老于

葑屋之下有如思雄技能而身捨一椽一題日刊而  
月削之曰吾梓工若是而何不以召我則非狂必愚  
曰先生曷不談長生曰嘻有長而短者尋續之矣有  
生而死者尋續之矣我師有云唯之與阿相去幾何  
曰曷不佞佛曰瞿曇弟子善言佛者以心爲第一義  
我徵我心十年而不得矣心且不可得而佛將安附  
曰曷不出而遊五湖四嶽曰天下之山水在耳目與  
足而耳目與足在我無我而耳目足之權去矣目艱  
于遠討足艱于濟勝而耳又聾聾焉曠曠焉則山水



之勝之權益去矣且遊而之川則多風濤蛟龍遊而  
之山則多草木虎豹遊而之于平陸則白日而多魍  
魎蛇虺之屬怒而射喜而舞以戲我我固不敢曰曷  
不爲儒者曰儒至人之稱也我學人而已何事儒曰  
曷不他居而居于斯曰我貌癯削而衣田衣而冠山  
冠以投于縉紳中則笑其太質以投于鹿豕中則笑  
其太文我處于不文不質之間使縉紳鹿豕交相迷  
失而不知我爲何若人氏我以此老矣先生如是者  
若干年諸深交先生者或言先生有大志有大略狎

而交先生者以爲天下之無文莫如先生也以爲天  
下之無他亦莫如先生也先生生于某年月日時卒  
于某年月日時未沒之前三年召子孫賓朋曰汝曹  
逮死而祭我不若生前醉我一杯酒於是子孫賓朋  
雁行洗爵次第獻先生如俎豆狀先生仰天大嚼叱  
曰何不爲哭泣之哀於是左右皆大慟或爲殯歌以  
佐觴歌愈悲酒愈進酒愈進歌愈合先生喜而起舞  
簪帽以花婆娑挑達不勝見態旣醉于座上手焚紙  
錢揚其灰洒酒三灌地乃散及其瞑也呼左右而告

之曰人皆言死而有鬼物者乎有金銀臺沼者乎有笙樂幡幢連翩縹緲從雲端而來迎者乎我皆不見若見皆幻也言訖鼓掌大笑而逝時堂中有白虹一道叩首飛指青天而去衆莫不奇之銘曰昔先生賜姓以百而蒙姓以陳于百萬億千陳氏之中而獨號空青而若以自別于人羣故其死也人皆以爲空青死其生也人皆以爲空青生而其死其生皆人與我橫執而妄爭而孰知燈破而燭之光愈明而孰知鏡破而鑒之神愈清而孰知空青沒而死者不死生者不生如天河之垂象如空谷之傳聲天下可得而見且聞終不可得而知且名嗚呼其斯以爲先生

光州判守栢山董公墓誌銘

代

公董之聞人也明經不獲顯脫而吏隱光州竟以露禱殉于官公門人誦川令朱君至欲取汨羅一杯水擊王處餘唾壺薦之公前傷哉乎其言之也夫自古數奇之士寧獨董公詩人萬舞歲星陸沉皆軒然翺翔以遊于世彼且以五斗爲豢龍狎同曹爲鶴鳥矣而于董公何累公之先汴人建炎南渡棲海上勝國

官一者更徙竹岡之西而董氏始大四轉綸以甲申  
進士爲名御史御史子六人長爲恢恢生繼恩繼恩  
生充大領應天薦公考也公少慧四歲能解字義日  
誦二百餘言十三出遊邑秦文驚令之年酌卮酒飲  
之坐居尉上尋補秀才廩于官先後有司輒以異等  
視公公以爲談笑而掇一第若寄矣公高自睥睨不  
喜生產顧獨喜爲善于鄉從母某與婦胡婺而貧公  
迎而養之婦翁東川公母姊支孺人公衣食喪葬之  
其衣且食于公不知有董也沒而公爲紀綱其喪不

知沒者之有子孫也公坐是家益落然自檢括不敢  
有所干請也曰吾固貧吾穎先生故不貧者乃十上  
公本而歸矣公於是以前子秋携兒入棘門內徘徊  
久之曰吾曩十度于此今循頭顱而上髮種種也而  
向者乃其夢境耶請謝歸乞閒日與古人眉語於蠹  
跡駒隙之間何所不可乃剏繁露堂青藜閣以古今  
圖書度焉公仰而吟俯而讀燈光熒熒晝夜不輟其  
所纂紐皆古書奇字與牙籤 帝映襲几上公樂之  
曰吾之萬卷何如焉誠一唱三歎何如博豬奴戲哉

公嗜書笥之裒加實可橐如洗勸者曰公子有五斗  
乎奈何自苦公笑曰我幾忘之遂謁選判光州守會  
歲祿公方攝篆欲與發吏白有主者法不得擅公慨  
然廩粟萬石以賑之已民又苦旱公親祈禱屏冠蓋  
洗足赤日中暴壇下者浹旬始澍雨而公病不起矣  
公之廉于官也一切贖贖咸報罷脫富人子于獄夜  
函金爲壽公麾之此事至今吏人多能傳誦顧余聞  
公爲諸生三卻金不特光州時也郡守相江禮公爲  
署客憐其才諷少居閒公謝否否莫方伯寓百金佐

公貧方伯廿年歸而公挈金還之封記宛然嗟乎公  
家侍郎遘變託公五十鎰公遲二孤成卒歸前金嗟  
乎公諸生乎而樹義名此夫一光州皆能辱公也公  
死之日刺史王公至親視含殮見公官邸如僧舍橐  
裝蕭然歎泣而去夫籥兮不恭食餽伶人東方遊戲  
索死不得而猶刺劍于社肉以飽公爲光烟如矣爲  
諸生始終斤斤不墮清白加于古人遠矣公諱某生  
于某死于某子女某葬于某處公性孝友重然諾其  
所交皆一代勝流何翰林良俊歸太僕有光相與閱

公藏書畱淹彌日曰孰謂董先生儒而貧哉所著有  
某之故曰公董之聞人也法宣名余與公雖姻家其  
銘匪私銘也曰公之生經明行修半刺光州而不得  
與更老遊公之歿老而彌捷死于王事而不得與法  
合有書如雲公神所憑有丘如虹公神所通有史之  
筆如金如石公神懌以待過而本者之必式

鄉進士張九夏暨配顧孺人墓誌銘

代

海上有王屋先生以博聞多能爲憲于時不獲顯而  
有子曰九夏孫曰伯復先後用經術舉鄉進士人以

爲造化誦于先生而取償于子若孫而不知孺人實  
亢之孺人者九夏公之配而伯復君之母也先是張  
顧兩家各以閥閱高里中顧有御醫東川公與張京  
兆文州公相婭兩家遂不用牛酒結爲婚姻退而具  
言婚事顧聚族而慶曰嘻我家得婚而才張聚族而  
慶曰我家得婦而賢其後京兆公老王屋先生生日事  
古文辭不喜問生產且橐中裝半耗于客若洗矣時  
九夏公貧不任婚而東川公趣無辦裝請獨身爲贅  
九夏公呼兩蒼頭負束帛敝 詣門而顏揚揚如也

層公集  
諸妯娒綵衣狐裘姍笑屏幕間孺人以綦褐當九夏  
公揚揚如也久之還歸于張家益壁立於是盡脫簪  
珥小治產而衣漂浣衣與諸婦媪身自力作曩未習  
紡績至是始操緯車未習織至是始操機杼九夏公  
丙夜誦讀聲相韻也已唐孺人慰勞機下挑燈歎泣  
兩婦姑又烏烏聲相和矣所舉子必以自乳衣必以  
自紉曰省一乳媪足具九夏公一歲膏火屈十指足  
具堂上酒餽故九夏公退而問爨下爨下之突加黔  
進而奉杯案上壽兩尊人兩尊人食加簋味加旨也

九夏公以此無內顧憂得隸鄉書而伯復君亦次第  
賜起已名高於詞壇矣九夏公之貴也欲爲孺人洗  
橐裝羞稍治簪珥實之孺人謝否否而于唐孺人喪  
則謂九夏公曰君諸仲貧不能營葬事毋以累諸仲  
及王屋先生之喪也則又謂伯復君曰汝諸從父貧  
不能營葬事猶汝父時毋以累諸從父蓋孺人好務  
爲節儉而又少時爲名家女閑于禮法故知大體如  
此孺人爲張氏婦四十年中間喪葬嫁娶佐九夏公  
者十之三九夏公歿而以身主辦者十之七乃軋軋

機杼老而不衰者又十之五孺人可謂始終糟糠  
於婦名母矣孺人好禮佛每晨起必稽首百拜諸子  
環而請曰母得無病乎孺人太息曰此何足病我我  
病在爲婦時耳他無論卽汝兄弟姊妹六七人吮我  
乳湏不知幾斛矣長而一衣一縷疇非出我十指間  
者汝父故書生何知我苦我今垂老而後一示汝曹  
也他日思母毋忘我言嗚呼方九夏公往贅時貧不  
治裝夫婦縞衣相對殷勤响沫顧得有今日迄今日  
而孺人辛苦復如貧賤時是性爲勤儉者也昔文州

公一顧孺人私自慰曰仲女今故貧我入其室器物  
整好諸子布衣紉履有名士風張其輿耶觀于伯復  
君而孺人之後何纍纍也乃知曩者兩家聚族相賀  
不虛矣余不佞與九夏公爲中表兄弟九夏公母爲  
余父姑姑相見未嘗不津津稱孫婦賢則孺人哉余  
信而有徵宜銘銘曰謂而貧克亢厥宗謂而匪貧貴  
而糟糠雲亭亭兮氣不散者藏霜烈烈兮筆不刊者  
唐日者卜之終焉允臧曰其葬也辛卯正月之春王

馮母馬太安人墓誌銘

代

文待詔稱二陸爲三吳文人之祖二陸以江左綺繡  
彪奕一代然無不本諸性命往往爲高才奴使平原  
戎首卒以讒中清河矯矯差班循吏尚友者詘焉彈  
丸峯泐其靈不盡耗於二陸之手迄千年而有元敏  
今世所稱馮元敏先生是也先生爲 肅宗朝四鐵  
御史南江公第八子而其所自出則爲馬太安人自  
元敏先生以辛未進士典兵部卽進士封稱貴矣封  
之日元敏具冠紳雁行庭下太安人大喜顧謂元敏  
曰是冕而流珠者非筭翟也耶我昔侍吳孺人孺人

且死授我以金珥曰勉之而孺子必貴已而摩汝頂  
曰寧馨兒非是母不能生我今尚能憶孺人言夫安  
分有今日已感然曰我老人也至勤 天子誥而封  
我誥多善言顧安能當此元敏官兵部太安人俱故  
事兵部選吏則大官具饌宴選司諸郎元敏每宴罷  
持酒脯歸跪而餉太安人太安人食畢又北面叩首  
呼元敏曰兒乎其爲老人所以報塞主上者故元敏  
所至能勤其官且以文章節義重海內悉如母言初  
吳孺人歿島寇內訌御史徙家避寇沈巷太安人獨



城居曰我抱吳孺人主在何忍去倘事變卒起誓與  
薪俱盡乙卯春訛傳寇躡入關門邑中人恐太安人  
獨坐機杼中自如曰寇安能遽入城卽入城吾有死  
耳夫以死一而當寇百何以走爲後卒無他其賢智  
如此性好儉身服漂浣衣元敏四時所進錦綺悉不  
御妯娌告急則洗橐付之御史公曾以遺金五百鏹  
分賜太安人曰則以待而子歸元敏未歸先出百鏹  
周族之窘者左右請曰夫以所分金償負責且不足  
奈何又損百鏹哉太安人笑曰勿復言若吾子豈憂

貧者元敏去兵部有銓望或以告太安人太安人曰  
吾兒少強項耻工媚嫵性不能下人恐以才賈忌已  
而不果遷故元敏督學貴陽者垂期年則解綬歸曰  
吾有古今之愼居不能告諸友知家有老母稱知已  
可以歸矣先生歸閉戶著書酌水獻太安人四方遊  
士有借交先生者率不內特獨鼓屐于名山水間望  
者以爲鳳文麟趾視先生出處以卜世道安危嗚呼  
其真不媿太安人子哉銘曰不知子視其母子爲誰  
元敏甫文六經人千古永不磨一杯土

江州吳公暨配夏孺人墓誌銘

代

吳公卒之二十九年爲萬曆庚寅時余納鄭節詩命潤州其子吉士君民表手勒狀跪而請曰自吾之聚族于斯也與宋而南矣顧世服賈無顯者自清隱居士應文皇帝徵始稱聞族迨余府君始稍稍慕經術用啓余小子府君棄余小子久明德懿行覩記不什一而復闕焉弗彰余小子罪也又曰余小子幸同子榜薦于鄉又幸而辱在子榜進士又幸而從子後職史氏筆侍上左右其竊寵光吾子實溢餘子

倍常藉寵光余府君而爲之誌若銘則小子幸甚又曰吾先孺人之歿也又先吾府君十年所矣藉以先府君之餘而一言及孺人又小子幸甚唐文獻曰不知其父視其子况吳公余丈人行也敢以不敏辭按狀公諱恩字沐之別號江州處士公生而長厚坦夷舉止若老成人公之父敏菴公家貧遺田數畝若廢丘時公僅年十二三不能置傳教公讀偃僂循公發歎曰大丈夫豈立稿哉吾不能結俠行賈鑄山煮海居奇貨寧兀兀坐困夫知鬪則修備時用則知物吾

其庶幾哉於是携公入武林上下寧鑿建業間心通  
十一而息之旁及販脂賣漿陂魚種樹之術稍稍具  
伏臘矣謀娶婦娶錢孺人數歲卒再娶夏以繼錢室  
是爲夏孺人孺人端凝不妄言笑其父處士公心奇  
之曰之女也而實丈夫子也子則大我門矣吾擇名  
家子婿以大婿門旣歸公屬大父循菴公杜太孺人  
竝捐館公生而得大父母心時時置公膝上弄之繼  
母李勿善也稍舐舐公請析箸敏菴公可其請未幾  
敏菴公卒公哀毀爲孺子慕喪葬咸庀悉推其遺產

于季弟愈身不沾錙銖又以已貲時時爲兩弟償責  
逋人而又爲弟子棟娶婦曰此猶子也公念母李孺  
居不忍異謀于夏孺人孺人曰善傾篋奩脫簪珥儻  
室奉母李以居公拮据服賈如故孺人手調滌灑醴  
醢上食而所自儲朝夕乃最下草具李性辨急時有  
所督過孺人累晝夜侍立榻傍悚息不敢退間賺兩  
隣姬李許請間曰姑善成我實奇愛我淚垂垂不敢  
下會李孺人病親爲浣中裙滌廁奉湯茶彌謹李大  
感動手孺人好語曰大媿負女大媿負女顧謂公曰

疇謂舉首無夫而婦孝若此而後當有興者而所謂  
兩隣嫗者至相顧指孺人以訓婦曰若獨不見吳家  
婦耶李孺人既卒公夫婦哀毀如禮如所以喪敏菴  
公者公好客卮酒豚盂必與客共其治生雖米鹽果  
瓜竹木瑣屑必有度而性嗜赴人緩急有所稱假至  
一再折券無倦色時從子母家貸錢隨手散盡責進  
者踵門詰公曷不以償我而施爲公謝曰吾詎敢強  
爲德于人第視吾眼在否而忍坐見人困也竟以好  
施故家益落公無聊顧視諸子慨然曰嘻貧甚矣有

兒可敬是不困矣吾左手種德右手券責而縱困我  
釜養能困我鼎祀哉俄病就卒是爲某年月日長子  
某次之望卽民表與余同年有文章名改庶吉士者  
也銘曰世之貴孰與德之貴奈何乎配身之華孰與  
後之華奈何乎家配之既良家道用昌乃天賜之祥  
蘭桂承芳以世其光絜翁媪今千載同藏

孝廉霽字吳公暨配凌孺人墓誌銘

代

余有壻太學生吳嘉徵率其弟瑞徵以父母之墓銘  
來請曰吾父歿于癸未母歿于癸巳垂二十年暴寢

霜露藐孤未知死所頃者擇壤諏日合葬于吳縣龍池山之新阡每痛先君有言吾死願得太原王公銘其幽而吾母凌孺人之垂瞑也亦曰小子爾無忘而父之遺命用是敢稽首百拜以祈終慰之地下余唯唯不忍辭吳江之吳氏有兩大司寇其一爲立齋公諱洪官南京刑部尚書贈太子少保其一爲認菴公諱山官北京刑部尚書贈太子少保立齋公生認菴公認菴公生德泉公德泉公生霽宇公德泉公有從兄中河公南京光祿署正老無子以公爲後德泉公公之所生父也中河公公之所後父也公娶于凌道山府丞公之長女是爲公配當中河公之歿也孺人王與太孺人沈皆在堂兩孺人性頗嚴而沈尤辨急易爲恚左右不敢平面視公與凌孺人每晨往朝夔夔齋慄沈孺人百端激之氣愈和上食愈莊夫婦屏足鵠立者終日命之退乃退退而訶察無後言沈孺人爲之破顏而止辛酉公登應天薦沈孺人大喜始命凌孺人側席而坐久之兩孺人相繼亡去公與凌孺人喪葬如禮哀毀骨立而至是始親政乃割腴田

以散族人凡以千計又劑量斗斛所歲省租石又以百計其他內外強近之親以次衣食待公而舉吉凶者不勝數伯父仰峯公歿臧獲食官賦法當按罪主名公捐金力脫之行游市上有蓬跣繫累椎背而號者公訊之以逋賦就逮者也因問負幾何曰數金又問家所存幾何人曰獨老母我死而誰爲收母氏骨者公立完其逋罪得釋其人願納產身爲傭以償公皆謝而遣之乃洒涕搏頰而去公旣好行其德而性又豁達辨爽喜從四方賢豪游觥籌轟飲徹晝夜不

絕夫人日走爨下新樽析俎唯恐後甚則徹所饌諸簋以佐非時而身自享泮食公以是愈得長者聲公私之事首推爲祭酒公不難任劇駢怨銳身先之又善排解紛難酷知人痛癢凡有求者皆樂趨于公歲大禋大損穀粟以興作寓賑其所修隄岸橋梁廢寺甚衆鄉人至今德之凌孺人有子而殤公不憚孺人擇名家之媛進公爲豐腆其衣食且溫言以教其不逮者諸姬媵皆感動愧服久之戴氏舉一子曰嘉徵王氏舉一子曰瑞徵凌孺人撫若已出而公亦悉汰

其聲華舊習手一編課兒甚樂也未幾以癸未上春  
官不第鬱鬱病歸以歿孺人引刀欲殉者再二子牽  
衣號泣得不死孺人辛勤教二子成立既娶婦則移  
公之柩合堂而居閉門焚誦以癸巳病卒二子發篋  
凡笄緹衾襚及飯含之物皆具考其歲月卽移柩別  
寢時所封識也嗚呼孺人何嘗一日忘公于地下哉  
公治經術能文章不顯問家人產賴凌孺人精心營  
辦檢涸藉塞耗竇食指千數無一人飽而嬉者公又  
畏事忍詢摧剛爲柔所遇無少長貴賤以善氣迎

之反顧怨恩灑然如雲霧之釋故公歿之後二子以  
孤兒讀父書支守門戶時獲聞教于公之故人賢者  
不至孱弱僵仆貽兩司寇羞則公與孺人遺謀遠矣  
初公有感於凌孺人之逮下也旣得二子抱而喜曰  
是孺人賜我也孺人則曰是天賜君也君不憶武陵  
還妾事乎公嘗游武陵以重幣買妾業已迎入舟矣  
察女焦然有恨色知其已字而父母以貧故更嫁之  
公卽遣女奴謹護別室質明急返之女家而不責其  
財嗚呼此去古人何遠子孫繩繩有以夫銘曰是維

吳氏合葬之墟有丘粲粲有松猗猗穀室同穴抱壁  
聯珠家人曰宜詹人曰祺飲樽不盡以遺其餘子孫  
繩繩光兩尚書

太學心宇楊公墓誌銘

往泖上楊氏多聞人而諸生士修文行尤著嘗一顧  
予鹿城半面而別無何則以太學府君銘請夫人子  
有愛其親者輦金輿壁以贄文于當世顯人沾沾耀  
里閉觀矣其後不一二傳顯人之姓字化爲冷煙飄  
風而不可得而况藉其文以永永者乎於是不朽之

權轉而屬之山澤而予非其人也則姑銘之以衛樵  
牧吾松之秀以峯泖爲宗長震澤東下滙爲三泖而  
揚扇控之其里居鱗次以挹水秀嘉靖間九華先生  
用進士起家由大行歷官雲南憲副而楊氏之族甲  
泖上公其第六子也已出後於仲父二華君遂父二  
華而母趙孺人云初中憲公多子顧見公少小婉孌  
而性復好吟咏輒擁抱之曰是驥子鷓雛亢宗必矣  
十七補郡博士弟子聲籍甚而性不耐有司繩尺因  
入游成均六館名流卷駟相逐自後五試京兆皆罷



免而有子士修以經術爲秀才高等公笑曰我素不欲與造化小兒爭權今乃與小兒爭進耶於是屏去故學發中心藏書讀之而更嫻於詩律字學所蓄古人法書名畫及瑗壁槍壘敦鼎之屬旁列左右花陰竹篠蔭映簾櫳公憑几援毫而賦之不復知人間有塵土事月白水香扁舟獨出爐煙釣綸半倚於葭菼鷗鷺之外望者以爲張志和陸天隨其人而公亦謬稱泖濱漁父入則召父老諸昆弟爲醪醢飛絲奏肉頽然醉鄉侯矣公少壯能文章視功名直可唾取數

奇蹭蹬不得已而托之詩酒翰墨然終落落不自快遂決計治裝爲長安遊遊而困病歸妻子喜懼交并慰勞數四公歎曰吾聞燕趙多異人庶幾見之豈碌碌馬蹄間博雞肋一官者蓋其言甚壯而病已憔悴不可治然公猶整巾櫛與故人杯酒宴笑如平時且築室而題之曰保閑曰遯意將栩栩六月息也豈謂遂成千古哉公歿之前七日持齋誦佛號而逝蓋萬曆己亥九月也距其生嘉靖丁巳享年僅四十有三公貌癯神理清朗與人交斐亶無間而鮮峭岸暴抗

眉公集  
卷之五  
三十一  
之色莊事兄姊撫諸弟禮能逮恩二華君沒公推遜  
遺產分潤族人而身自拮据治喪事奉嗣母趙孺人  
惟謹憂喜痛癢抑搔候問不去側其侍中憲公唐宜  
人及生母王孺人亦如之婦翁卒迎養婦之母於家  
扶植其孤子以成名士生平不喜治生產而好賑人  
之急廩饑嘗數百石更轉貸以濟有貧而負公者立  
燔其券視世人齷齪仰掇俛拾與竈下婦持籌計算  
浥薪腐粟而不肯分蛾鼠之餘以與宗黨共皆公所  
笑也公雖好施而貧有子潔修負藝林之望海內交

游皆樂道其文行以幸公之賢而有後公亦可謂不  
死矣君諱繼美字仲休別號心字娶趙氏生二子長  
卽士修娶吳江太宰恭肅公孫太學季華周公女夫  
士偁娶文學寄字馬公女後公一年卒士偁有子弘  
士修有子穎及女三葬金澤港李方垸祖塋之次銘  
曰具區湯湯擘流東寫委輸三泖金澤維藉漑爲靈  
區君子是舍晶英上浮膏沐松檟除道闢周以俟石  
馬樵牧已而內有賢者

太學何俟菴配馬孺人墓誌銘代

何孺人者馬氏太學侯菴何公之配予友紹興司理士抑三畏之母也士抑以壬午舉于北畿自後屢上春官偃蹇一第每歸益發憤著書及甲辰念孺人春秋高冀蚤沾祿養俛而謁選非其志也選人才士抑得紹興大郡士抑以板輿御孺人如郡邸出理案牘入浣厠牘日告平反幾何以娛匕箸孺人則稱引古義勗士抑以邁種德訖威富不以三尺養交令部內有含冤者士抑謹奉教大起平恕聲直指使者薦于朝與新典會法當有非時之褒爲兩親榮而太孺

人翟車第裳直須時矣乃竟中讒以考功法調官他郡太孺人聞之無愠色且力疾而慰士抑曰吾子之謂不辱親矣是夫守法之驗也聞者謂士抑爲能官孺人爲能母蓋歸十日而孺人卒卒之日諸子姓咸集視含視殮執喪成禮當是時實有天幸收考終之福不者扶櫬歸矣於是士抑將治葬而屬通家子陳仲醇次太孺人徽言懿行徵墓石于舊史惟是董與何世親也其昌又嘗升堂拜母者不敢以不文辭太孺人攜李人也攜李去海上百里而遙鮮通婚媾而

孺人世父一泉翁與司斷蘆江何公竝遊都下相友善遂以孺人室其子所謂侯菴公者孺人十五而歸侯菴公七十五而下世其在何氏爲婦爲母爲祖母凡六十年閱兩世矣而慈惠恭儉之儀如一日也侯菴公修孝友之政有聞邑中乃多謀室而獲焉先是蘆江翁有太公九十六歲矣治家嗃嗃每晨起必勅諸婦諸孫婦環列堂下候起居亦猶行古之禮也孺人獨先期朝太公太公以步搖玉搔頭賜之曰吾門終賴汝而起太公沒撫棺而慟者亦惟孺人也蘆江

翁捐館先業中落孺人奉姑王孺人展轉避寇年荒穀貴人不厭糠粃何論甘毳則手辟纊質簪珥上食王孺人食不甘退不安寢也小不懌從女奴屏人問故必得其歡而後已王孺人老而臥疾孺人與侯菴公視床褥進湯藥髮不櫛衣不解者經年無倦色王孺人沒而哭之極哀聲感行路杯捲手澤觸緒與悲歲時饋奠慘然灑淚者畢其世蘆江公沒諸昆季當析產侯菴公自攜李歸僅授之敝廬寢丘室人嘖嘖不能平欲更析之孺人置弗言侯菴公之庶弟三泉

君者客歿于金陵侯菴公以其喪歸則諸弟攫其貲已立盡時王孺人尚在心弗能平也欲更均之孺人持弗應也而里中多侯菴比之田薛矣孺人雖與侯菴公拮据內政親見起家之難然不爲纖嗇好行其德于姻婭舊故間事外家極有恩意遣問相續兄弟之子姊之子與侯菴公女弟之子婚授室嫁治裝貧者忘困孤者忘亡如薛叔庚宋啓文最著蘆江公之妹歸龍華沈氏者年七十無子孫侯菴公養于家孺人生而奉之沒而喪之祭之皆與王孺人均禮而期近之親以及隣里所待以舉火者不知凡幾以故孺人沒而巷哭嗚呼可以觀母德矣孺人有九子殤者四人餘子皆迎師授經不以小慈爲愛然侯菴公課子多譙呵孺人又未嘗不微言解之也里中稱善教子者必曰何母何母云善哉乎陳子言之也孺人課青衣軋軋機杼白首操作而身未嘗衣重綵客至設醴豐殺中程而口未嘗厭八簋內外斬然無耗竇漏穴而綦履不及庭家僮千指嬉嗃屏絕肅若朝典而呵詈不出巷鍾釜圭撮局鐻惟謹而宗姻以緩急告

者不忍辭以囊澁卽古之女宗母師何以加哉孺人  
生于嘉靖癸巳年正月二十五日卒于萬曆丁未年  
三月十二日享年七十有五生子五長三畏卽司理  
君也茲以八月十二日合葬于鳳凰山之原銘曰繡  
之水清且紆方孕玉圓產珠鏡之水清且泚嘗君羹  
以其子鳳之岡鬱且蒼劍斯合歸于藏藏有石照彤  
矢千百年其視此

貴州按察司副使提督學校瑞溪包公暨配誥  
封安人曹氏墓誌銘

樵李瑞溪包公者喜遊遊多在吳中凡松之峯渚以  
及吳郡之洞庭諸山無歲不到嘗一至天台雁蕩畱  
連永嘉及期始還其出省資裝却騶馭一二童子裹  
書襖被從之便能盤截崇峻穿雲嘯風而去所至喜  
詢謠俗問疾苦脫驂棄舟故人往往不忍釋公歸歸  
則手一編高枕矣公又喜書聞有異本卽僻巷環堵  
必徒步相訪得之則分命左右繕寫手自摘錄垂兩  
夜不休客至散帙縱橫几案間幾無所布席而公了  
不爲異余聞公之風高之然公生平敦氣誼重然諾

自宗黨故人以至四方遊士生死婚嫁皆緩急仗公而公又能酷知人痛癢卽嫌謗有弗避者其埋殮廩飢藥病之事門無虛日日無虛晷殆所謂吉人爲善唯日不足者歟公年二十三成進士三十督學貴陽三十八致政家居五十遂已析產授二子蓋古之蚤聞道人也公事親盡歡居喪盡哀與人交不爲崖異喜獎掖善類而耻聞人過胸中通曉貫穿如九達之衢萬家之市而含絕瑕類嘿嘿如絕無知識者居恒急難而人負之或籠之以機械傲之以德色挑之以

仕進之遇合中之以難曉之語必不忍之詬公皆不以屑意至于與上官風指異同持論侃侃則又毅然有所不欲不爲非苟而已也當新鄭爲禮書公以儀曹郎執法新鄭不悅送公及階而止公正色曰尚書送屬官具有故事毋令他日言壞例自某始新鄭怒遂以此出公貴州尋罷官此事公終身未嘗語人而公行遊他所士大夫輒能道公風節及郎省魏縣邵武之治初以弱冠爲魏令擢入比部皆以平恕稱五日與同舍郎叅詳法律亦不治詩酒會所平反甚多

丞郡邵武三月平黨斗之亂去之日士人爭爲謠頌  
榜之市老稚泣送擁車不能前其旌表節孝如張漢  
張濟及王友能之女意皆出俗吏上晚歲里居識益  
沉才益老排解酬應以詼諧談笑出之面人必解頤  
事必中窾公以此自信覺爲善之樂子孫以下皆化  
之無不以公利濟爲念者公笑曰此豈我一老人所  
能哉吾有曹安人少而能治家長而能教子其性喜  
拯人之急尤與余心相語睫相應也余嘗謂善人可  
幾而積善之家不可得積善而極于一家則夫不謀

婦父不謀子臧獲不謀于其主孳孳汲汲如理帛績  
麻同堂共燭時日雖勞而久必漸食其報則公今日  
之賢子若孫是已子云云公美髯眉宇刻畫神觀甚  
偉望見者無不以公爲大臣器與公譚汪洋有膽度  
不可測識久之嘔肝剝腸盡見其底裏不惟公忘人  
而能使人忘公者英之社少年之塲浮屠老子之宮  
無所不委蛇而盡皆以得幸公爲快蓋公黑頭解官  
其感憤用壯峭岸不平之氣鉏治殆盡又淘汰之以  
山水薰習之以圖史不三十年而其學遂成故曰公



蚤聞道人也雖然公無曹安人則必不能逍遙恬曠  
以老何處無名山何日無異書但無賢助如曹安人  
耳墓在某所銘曰賢哉包大夫而有二僻名山異書  
老而不釋繫誰成之唯乃婦之力以其力餘相率爲  
德子孫繩繩以光世德于無斁謂余不信請視窆石  
鴻臚寺序班海亭包公暨配陸孺人合葬墓誌

銘代

肅皇帝朝有兄弟以名御史稱者爲華亭兩包蒙泉  
公節吳石公孝是已蒙泉公論寺人中怒謫戍河湟

以沒 穆皇帝登極特贈光祿少卿而公其長子也  
包之先汴人南渡後世居嘉興之雙溪其高祖奉政  
大夫禮部郎中可松公生子舒菴公爲池州守進階  
中大夫舒菴生子吾心公贈中書舍人而生兩御史  
前是池州貧出贅中書公于華亭遂隸籍華亭里公  
諱杞字孟材別號海亭居士余考刑部主事贈尚書  
公仲女歸公爲元配公初童子時聞少卿公之被逮  
也泣請赴難所吳石公撫其頂以應曰汝髫年不堪  
間關爲萬里行休矣公制仲父命不得往恒西望號

慟欲絕既補諸生游太學遂單車冒霜雪走訊少卿于湟中會聞海上島夷之變少卿公心動督令歸省太夫人公不得已洒涕就道既歸臧獲負義公摘而訟之寘諸法然家益中落又屢舉不第居恒顧歎髮種種矣我卽不得以明經顯然出而飲冰嚼蘖使海內知清白吏有子先公其不亡哉及謁選授鴻臚序班時徐文貞公柄首揆從叔武惠公以太保縮金吾帥竝爲肅廟所尊寵一時車軌塞門不得望謁以去而公與兩家有聯數邀置爲重公謝勿往也強之

則一再寒暄侃侃諷議而已兩公以此益嚴事公曰強項御史有種耶海上唐君挾重貲遊長安僕盜之且縱火于室以幸免而唐君死公收其尸于煨燼中遣人護其喪以還因貽書伊子曰吾疑而父之死于僕手中也唐子執之官不考掠而自服公嘗得盜有梯垣以入者知爲隣子釋之其父怒欲沉死公給以薪米爲溫言慰諭者百端客曰無乃過乎公笑曰吾憎唐僕之爲盜也爲綱常也若隣子則以貧故吾故憐而教之使悔焉不然昔陳太丘孔丞何如人哉

丙寅 肅皇帝晏駕奉 詔齊楚戊辰復 命以考  
績進將仕郎會聞李孺人病亟卽 請告而孺人霍  
然起公拜堂下且喜且泣乃日偕諸兄弟修泮隴于  
左右者彌謹甲申李孺人考終公哀毀柴立三年如  
孺子啼也公性孝友喜拯人之急凡里黨故人所藉  
以婚嫁喪葬者無算季弟蚤世爲經營卜地不避風  
雨所課諸子十餘年皆已成立雁行而游庠序中斌  
斌矣瑞溪學憲黑頭解綬好爲德于鄉公實左右之  
晚好緇衣黃冠言旁及青鳥之術焚香勘書絕不聞

外聲利事而公又自少廉重雖盛夏攝衣冠而處子  
弟過而起居者肅如朝典焉居恒得人善獎護不去  
口有過輒面折之慷慨直腸人亦不敢以俗調望公  
而公于一切帖媚柔熟爲委蛇磬折以行于世者視  
之蔑如也公垂沒不及其他謂弟與子曰勉爲善足  
矣自萬曆某年距其生壽六十有七公配孺人生兆  
祥不兩暮遂先公而逝僅年二十有六兆祥呱呱襁  
褓中不復能記母氏短長肥瘠顧不佞猶憶公數稱  
吾妹恭儉明智人也旣歸公念不得侍蒙泉先生一

日養公西望慟孺人未嘗不攬衣拭涕于後也孺人雖歿其子爲國器恂恂稱退讓君子將大其闕以顯公與孺人其不亡哉

### 墓表

#### 包學憲墓表

有明嘉興包公諱樾芳字子柳年二十三而成進士三十而出爲貴陽督學使以忤權貴歸六十有三而卒公居官則百姓祠于官居鄉則郡大夫以賓禮飲于鄉生平爲德必果樂善不倦以恭儉慈和爲家法

以忘賢愚置臧否馴老稚緇俗用平等爲世法以遊名山飽異書視居常爲安樂法其他陰德隱行未嘗一以語子孫而無問遠近言及公者至爲感泣流涕以幸公之賢而有後此足以觀善人君子矣余以是揭而表諸墓道之陽曰是爲學憲瑞溪包公之墓

#### 贈戶部郎南野顧公暨配錢安人合葬墓表

萬曆間有兄弟後先顯名于時者曰無錫顧君憲成允成兩人恂恂儒生退然若不勝衣及進而立于朝又相繼得譴落其官而去然而天下顧慕說之相與

喟然太息想論其父母何如人則南野翁錢太安人  
是也翁之先世居無錫上舍里自公徙涇里而居里  
人易而侮之轉徙石村侮公者厚自慚悔數招公還  
公乃偕太安人還修什一之業以身居織嗇間而陰  
施其德終不肯與人競奇贏有貴買而賤賣者公償  
其直諸傭保雜作者公縮其贏錢息之爲娶婦婦而  
歸者凡數十人有賈遺金去去三年復來公授之一  
篋賈怪問不知所以啓而覩宛然曩者所遺故物也  
賈驚謝不敢受公笑曰君失之君得之于我何有哉

性嗜義喜拯人之急貸者輒應應而或不副則期以  
某日時至至則先期辦錢以待且如其貸數而以細  
小羨之曰是窶人也善耗吾故慮之初公貧而蹶蹶  
而復起兩夫婦嚙半菽衣漂浣衣請匄者往往囁嚅  
難公色及進而謀諸公公唯唯公退而謀諸太安人  
太安人未嘗不洗筐相付也公之教憲成允成也學  
成邑令周公分俸佐之公驚曰孺子受書而乃煩縣  
父母耶且縣父母安得人人資也而孺子先之立謝  
去今以爲賢舉鄉飲首徵君爲重賓公曰此以孺子

故榮我耳我野人也不足以束章甫敢辭時有囊金私于叔季者欲請爲居間而以金壽公公旣斥去而佯以問太安人太安人曰嘻彼謂我兒何如人耶夫金去可償我兒孺子也而本先撥第不知從何取償耳公立起呼酒自酌更以酌太安人曰吾故慕伯鸞夫婦奇節今以我視子何如哉相對大歡而罷未幾憲成允成次第成進士兄弟雁行上太安人觴太安人捧觴泣曰而父累辛積勤所以教汝曹者凡爲汝曹下今日種子也天乎而父安在耶則以今日酒一

澆而父墓頭草耳且曰孺子欲無忘而父乎而父業有言矣吾不願汝爲好官願汝爲好人孺子勉之叔季再拜謝母教江陵張相國專欲置故御史劉臺於憲成上記當道詰諸不法狀及江陵病而公卿相聚爲禱者踵齧也乃憲成獨不署名有代以名署者憲成馳往手削之中外謂叔子禍且叵測太安人聞而喜曰此固孺子今日所以報而父者也且兩兒骨有鐵所爲尚不止此而無何季子救海先生罷歸矣叔子又以吏部郎論事判桂陽矣兩兄弟歸而拜母太

安人喜曰此固孺子今日所以報而父者也太安人性至孝曾爲姑親浣中裙滌穢器里婦至今難之南野公自傷少孤每語及舜臣公輒涕下歲時饋享太安人潔羞而進之老夫婦仰而奠俯而泣矣南野公不信鬼里中有靈巫公往問之卒不敢下爲碎其座一夕巫遁去而太安人之病也里媪趨候疾問有鬼乎太安人戲曰有之曰鬼何似太安人指謂曰夫似汝媪咋舌而退其正直多類此嗟乎三代而後禮樂不足以造士故獨有望于家之賢父母然患得患失仲尼羞以爲鄙而今家庭之訓半此也則聚國族而求子孫寧復有品乎哉今家有公與太安人而生子爲憲成允成又聞其伯氏性成仲氏自成竝不有其弟之官能爲兄者也所從來可知矣予故表而揭之石以告世之爲父母者

誥封一品王夫人墓表

國家凡大臣有親喪者上書乞 卹典于朝 天子予祭葬如例太原少傅王公忠孝簡 上心其母吳太夫人沒 上悼念追卹加等與故太子太保愛荆

公得竝祭又傳諭特遣官齎捧金幣布鈔賜于家蓋異數也太夫人二子長少傅公某次學憲公某其與故太保竝受封者四先封孺人再封宜人又再封宜人又封淑人比後太保而以閣銜從封者二先封太夫人又再封一品太夫人萬曆間上召拜少傅公于田間公以母老辭上敦召愈急奉太夫人以行三年聞仲子學憲之喪太夫人趣命具裝歸公累疏乞身送母不允尋迎養于京又三年太夫人先公歸公卽具陳情疏三日三上上許焉未幾尋有

詔趣還

朝視前加迫公與太夫人復如京上召

對喜見顏色曰卿挾母遠來可謂忠孝兩全矣公稽

首謝因論國事甚力上慰勞久之天下以爲自古

君臣母子之遭際未有過王氏者也太夫人姓吳故

名家滄南翁之女少習小學孝經及前代名臣列女

故事事姑孝教子以恭儉居恒讀書菜鮭布裘而已

少傅公始垂髻爲州秀才太夫人爲製青布履襪

躡前督學馮公馮公歎曰有此寧馨兒而惜一新履

天道福謙其可量哉旣舉進士則歲時使人致資斧



爲養廉助公以此立朝三十年清名聞于 人主公  
爲禮部侍郎時首與故相奪喪事相左請原官詹事  
歸者蓋以身爲諷者愛荆公不察也太夫人則前謂  
曰翁不憶二十年前呼兒附耳語乎比時比使前騶  
導而過門志願以四品官爲榮今歸顧不勝耶及公  
爰立之 命下太夫人傷愛荆公之不獲見也以卒  
不以賀我 朝輔臣給假者自洪熙金文靖公以省  
母假正統二楊及正德劉文靖公以省墓假自後未  
有得請者請而從自公始公晝夜馳十七日抵家拜

母床下母子相抱持泣左右莫不動容已 朝命再

至虛首揆待公使者促刺里門公匿不使聞已而就  
床間聞導迎 朝使聲問爲何事公始吐實太夫人

曰兒寵極矣若可辭則力辭不得使問里怪人薰灼  
又曰匹夫猶不可狃况偃蹇抗辭萬乘之前乎負

恩不祥壅 命有譴吾滋懼矣公謹對曰 天子至  
仁孝兒以念母辭未必深罪願毋勿憂太夫人曰夫

幸 上之不罪而故嘗之此爲何心亟呼女奴持一  
襪投之公前曰吾裝在此明日便可行何不決也于

是公奉母再出出而大本定東師撤遂以病堅請  
上慰留不能奪乃手批奉母馳驛還鄉不三月而  
太夫人以八十考終矣公乞謝政凡一月八上疏其  
詞甚哀讀者異之未幾太夫人遂以訃聞然後士大  
夫乃相與歎服之歸爲不可及太夫人性檢厲私居  
對親戚未嘗易冠子孫既貴日以盛滿爲憂禁戢童  
僕肅如朝典間談古今事往往臆決片言出人意料  
表往楊忠愍以諫歿愛荆公爲居家輟食流涕慨然  
謂兩兒曰忠臣當如此矣太夫人居傍獨曰不然夫

人人願爲忠臣置人主于何地且不聞有諫行言聽  
臣主俱榮者乎至是其言始驗少傅公之始生也身  
冷無氣有隣媪徐氏者反覆諦視良久笑曰此俗名  
臥胞生吾能活之活則當貴但不免多病累阿母耳  
趣使治之其法用左手掬兒右手摑其背百餘逾時  
嚏下而醒已公往往多病如媪言太夫人老垂沒猶  
日夜問公疾不休公曰甚哉不肖之以病累母也嗟  
乎且以出處累母矣余惟公之出處正與太夫人相  
終始故出不戀名歸不潔身卽聖主且悉公母子

至情其見于 綸誥 廷旨 召對 手札之間所  
以 咨賚太夫人者前後非一故自古君臣母子之  
遭際誠未有過王氏者也而公亦以此得全其忠孝  
之名且曉然示天下以大臣難進易退不可奪之節  
則太夫人實成之哉是不可以無表於是表其大者  
揭而勒之墓端之石其生卒子姓詳見銘不具書

### 吳孺人墓表

予友周太學之軾自吳江叩予山中以其內吳孺人  
墓表請予曰父爲誰則陝西行太僕卿仰峯吳公之

伯子也母爲誰則禮部尚書潯陽董公之女也孺人  
所事翁爲誰則太子太保恭肅公之孫中憲大夫尋  
甸太守公之子鄉進士玄津公也姑爲誰則吳孺人  
也生卒何歲則嘉靖之癸亥萬曆之丁未也葬何所  
則耐干本邑十七都之先塋也婦德何若君手狀以  
進蓋淚溢于睫焉余歎曰義哉周君自梅聖俞爲南  
郡縣君請銘于歐文忠而後且寥寥矣世不古而夫  
婦之禮輕非故輕之也試觀江墩讓婚之表馮衍武  
達之書婦德少乖家索立致甚欲刊膚削髮投山竄

海杜仕宦絕交遊求死不得而何暇爲其婦圖身後  
之不死哉周君悼內聲淚俱下不遠三百里束幣造  
廬而請曰吾聞禮銘以藏諸地下而表以揭諸地上  
是惟吾婦之賢非表不章子其爲我縷記之余曰國  
制三品以上爲神道碑其次爲表婦無表表自君婦  
始請表其大者當孺人奉醮歸于周氏其曾姑施夫  
人祖姑顧夫人代有家令櫛束內外政如朝典孺人  
世家女顧能遵其範不少衰性淡薄簡儉最不喜濃  
麗而畜娣娣皆有恩無少長皆矩矱待之左右望而  
却立不敢跛倚見亦罕有笑詈聲達于泉外奉姑孝  
昧爽而朝三時上食抑搔扶掖曲中其歡心晚得羸  
疾日坐臥常相半冬重裘夏瑾戶幾不知寒暑人事  
獨念君艱嗣輒淒然不樂數數勸君曰恭肅公至君  
皆有世德而君又喜善事好緩急人凡遠近疎戚待  
君而濟者無算君必有佳兒當擇宜子者輔我傍人  
聞之背地怪笑曰囑壻買妾吳孺人豈真病耶或曰  
妾車音至必且悔恨槌床搥壁病悒悒如膏沃火耳  
已謁見慰勞不自勝撫如已出或又云是好言謬爲

煦煦度人情豈遂能釋然及君客金陵有嫗擁姣女  
排戶而入則吳孺人自家勅以待君者也至是始皆  
歎服孺人爲真不可及孺人少受女誠能解大義病  
中旁通內典懺誦無虛日而要皆以多男爲祝姑歿  
喪幕哀痛病亦隨熾猶目君而歎曰願君早得佳兒  
以慰我泉壤他無所言嗚呼若吳孺人者不獨今人  
難卽求古人中未易一二覲也余嘗笑房玄齡名相  
也而有妬婦太宗賜之醪酒則曰寧妬而死不願不  
妬而生隋文帝王中之英雄人也而有妬后受制獨

孤不惟不許高頻妾生男而公卿凡有妾孕者斥之  
有庶子者錮之其尤可笑如晉時妬婦之津好婦壞  
衣枉粧而後敢渡不然風浪立至人化爲鬼而猶能  
巧妬若是豈婦人之妬無貴賤死生一乎故易垂戒  
于睽取象于貫魚而尤致意于坤之厚德載物若使  
吳孺人而在古昔其必錄于聖人之門無疑矣古以  
士人朝女入宮竝言余竊以爲過而近聞賢士大夫  
間有挺而相難者因慨然追歎周召二南之化能使  
樛木小星化行于婦人女子而當時小有言者反出

于周公召公况今又不逮古人者哉余故于吳孺人之不妬揭而書之以著朝野風教之所由係而非徒重君之敦義而近古也是爲表

陳眉公集卷之十五

陳眉公集卷之十六

雲間陳繼儒仲醇著

誄 祭文

范牧之誄

有敘

余友范牧之材有稜岸駒齒未落剪剪軼人得其嘖笑判爲榮辱然獨傾交吾黨酣肆橫溢如張百全之軍援厚盟堅縱馳衝擊已無千載矣可否然諾一言千鈞似俠冲退斂約多與寡忤似老淋漓簸弄縱恣歡適似玩丁家艱時面如深墨骨如枯柴溢米勺漿

存性而已才之果毅勝堅可與適道孰有如牧之者  
乎牧之亦雅自負將盡展厥緒益亢其宗顧幹局趨  
敏性如俊鶻一撲不勝便欲颺去落落久之迺始爲  
倘悅自放之說慨然曰昔者顏回夭折躑躅眉壽伯  
夷窶貧齊景豐厚孔子老行陽虎賈寵人之賢不肖  
寧在通塞間與夫旣已受造化鎔鑄而猶爭之將爲  
躍冶之金邪時牧之意實慘黯謬稱說以自廣耳後  
稍娛意觴詠與客陸博樗蒲踴蹴射覆醉或長嘯大  
呼激氣引聲洩其不平若欲爲晉宋逸人嵇阮陶謝

輩者間令吳娃度新聲意有不懌輒攢眉曰鬼而粉  
墨矢且中人截袖而出疾不及影後游平康獨有所  
遇淹繫旬月無復顧禮牧之爲此是操太阿者耻不  
當犀兕廼薄之柱石而擊之使化爲百也於是吾黨  
咸褒衣峩冠振纓理舄進而莊語牧之不可則又叢  
誚聳譏目眦盡裂又不可則相與要之神謀掃軌割  
案以附鳴鼓牧之迺愴然自失爲書以謝其畧曰僕  
聞虧名爲辱虧形次之諸君子具當世賢者僕雖不  
才忝惠莊之遇舊矣諸君子一旦攝齊束帶矢之神

前擊鐘伐鼓焚香籲天以絕鄙人一時觀者莫不駭  
遽狂走謂僕當得夷族之禍以至於此甚而造作端  
末飛流短長筆之隄靡付之尸祝無煩檢考遽定爰  
書不須左驗遂成文案是忠告之義同於擿魃摺摭  
之過近於文致使僕不能含生於覆載強息於人世  
辱云甚矣僕亦何人其能甘之惟有蹈東海而死耳  
嗟乎牧之之言何其悲也易曰憂虞莫大乎悔吝是  
故從善不遂吝之端也蹈過知險悔之用也牧之既  
謝吾黨乃不明言痛斥尤物其悔吝之介乎居無何  
則買長舸載之爲乃祖鴟夷之游而牧之玉碎矣吾  
黨無須化之術激而蹙之幽冥之中負吾良友乃爲  
之誄誄者古人以臨哀雪涕於義當爾誄曰

嗚呼哀哉牧之之生夙稟靈氣金莖吐芒瓊禾秀穗  
顛角初整骨骸亦張眉昂氣激詩襟禮裳馱躡早馳  
鷹隼初颺旣抱介特卑庸寡與敦惠同好金蘭木李  
浮游商周溯觀無始迺風迺雅亦玄亦史竹間七人  
濠上二子情愫固優道義實篤循理成途趨仁展軸  
於時侃侃先民之躅賦性寥廓深情必鍾麗譙落日



眉公集  
狹邪春風草映細馬波迴驚鴻渡頭桃葉山際芙蓉  
文園之戾戾於厥躬鬱然璠璣惜此織翳危言苦辭  
我用砥礪皎日矢心清霜隕涕無忝久要以附斯誼  
吾聞攻玉必有其方漸靡浸假不阿不强憶維吾黨  
適乖其常石質頑確玉資堅剛力爭不勝咄哉俱傷  
嗚呼哀哉

陸百之誄

明故鄉進士華亭陸君百之者贈太子太保平泉公  
之猶子中丞阜南公之冢孫吏部考功中陽公之子

也長自世胄不期加潤生居淵廣匪挹彌冲其在舞  
象則使張伯饒愧請益之功黃子琰慙對月之敏乃  
遂志擬絕編名高領薦會北上春官次于逆旅勞疾  
弗任遂至顛隕痛哉次公九之義纏友于恪殫後事  
生死無憾識者義之猶復顧瞻斷影哀切在原邀作  
誄詞以寫至痛陳子爲之誄曰起漢季崩離寓縣零  
濁三方鼎峙四姓名族分胙華亭爲吳邦陸機雲而  
後厥胤昌淑宮保篤老中丞莊敬考功競爽人文交  
映誕生我君清瀾淵鏡履端初學躬親灑汎在聰稱

眉公集  
四  
敏應對則俊磨礮砥礪雷豫乃奮逮事皇考庭趨輦  
轂出業入寢師資是勗閉捷下帷筆花帛竹禮義之  
淵旣膏且沐浣踰拂枕盡瘁夙夜屏攝聲氣局跡于  
舍侍疾彌月解帶無暇考功捐館泣若孺啼柴毀骨  
立柱不能携相塚作丘第草漉泥佳氣鬱葱松檟迷  
離孝烏馴兔來止來栖兄弟怡怡矢言則一棠棣念  
存荆樹戒析時雖倥偬務殫心力允協會同糾難違  
逖孝徵色難沒秉遺馴貞姑逆養義倉給運動三貸  
七莫非我分名公之孫名父之子溫潤怡和如璞未

理綺歲成名才譽鵲起曹營友邦悉奉鞭弭一入留  
都朝霞散綺上公掃門國士倒屣竟體芳蘭雙眸秋  
水迎謂陸郎二俊未死載塗雨雪北上春官問關道  
路不任羽翰寢疚旅邸委頓而還還無幾何醫技告  
單弱第急難捐廢寢餐籲帝叩神淚化爲丹綱紀喪  
葬雕心鑄肝拮据一丘其宅孔安嗚呼哀哉東南之  
美天下之寶玉碎珠沉蘭枯蕙稿凡厥有情莫不愴  
悼矧余通家怒焉如擣人誰不死子死太皓冥路何  
長生趣何促阿閃國中浪花風燭來也何緣去也何

觸芙蓉劍埋鬼母夜哭桃花駿死龍種不育天耶數  
耶誰鳧誰鵠修短俱盡君盍瞑目蒼蒼涼涼水枯草  
宿吾誅素旂永衛樵牧嗚呼哀哉

行狀

尚寶司丞龍海顧先生行狀

顧之先有仲實公有四丈夫子曰子富子貴子榮子  
華富居崑山里仲實攜子貴子榮子華徙海上而居  
皆以布衣樹誼子貴生文彬彬生綱綱生懷松公瑜  
而顧宗始拓瑜生景高公配秦安人生子二伯鄧州

龍山公仲卽先生先生諱名世字應夫號龍海少而  
岐嶷有夙慧懷松公絕竒愛之曰吾大者琳琅小者  
玉樹顧其興乎先生髫年景高公捐館舍依母太夫  
人誦讀太夫人從機絲中課之燈火熒熒至丙夜不  
輟聲與杼韻甫束髮兼通今古文名鵲起蓋弱冠遂  
補博士弟子彌銳精討上探竹書下綜鴻寶旁及諸  
子百家及稗官野史日日以五色丹鉛手爲批註至  
是其文大成而亦徃徃大與時左久困諸生間然神  
愈王讀書愈益力終不肯少自貶損與時俛仰所交

率天下賢豪一言抵合卽寒士必嘔肝折腸不然寧  
取訕詬意揚揚強項不下也故里中有更相齟齬以  
浮語陰伺先生而螫之者幾中禍會督學使馮公嘗  
先生文且心知其寃得白自後輒試輒哀然居首然  
時時爲棘闈所蹶竊自嘆曰吾志行非不慕古人奈  
何年至此而又局局作轅下態也豈固命耶雖然伏  
波老矣收功桑榆丞相弘公車三上取通侯印如斗  
大大丈夫誠有志肯以千里骨坐朽伏櫪間哉公日  
則倒履迎客酒槍詩卷圍碁陸博俛首而角少年之

戲日落客散焚香挑燈條然讀書童子鼾鼾几榻傍  
如數部鼓吹公琅琅耳弗聞目弗睫也比寢起門者  
已納客復觴咏如故矣人以此調先生先生笑曰我  
壯夫也雄心難降我故以杯酒一澆壘塊且以詩酒  
三分之一足辦吾事勿復言無何閩中黃公來校士  
以先生冠諸生曰吾意子久薄雲霄今尚匏繫一老  
博士手中然今秋之役定無先子鳴奚是歲果以詩  
高魁南服公車下第還上海受倭城且潰先生銳然  
率同列登陴分門死守倭竟遁去城乃得完未幾成

已未進士授工部分司武林南關貢額外未嘗私取  
一贏錢豪猾股栗不敢爲非旣去而商民思之爲立  
石焉已遷本部員外郎歷轉武選郎中門署如洗一  
切苞苴干牘悉屏不入所遷序務擇有功足驅使者  
故是時邊疆甲士號稱得人文貞公當國欲以銀臺  
處先生先生辭遂遷尚寶丞奉 璽書稱使者以桐  
圭出封親藩府賜賚悉珍異非恒品先生頓首謝曰  
臣啣 朝命而敢徼寵賂于外三尺之謂何空橐出  
飽橐入亦何顏還都門見都人士哉遂不受竣事旋

車道出鄧州故伯氏龍山公所守也先生相遇甚驩  
飲酒酣舉觴謂伯氏曰第身爲卿丞捧 符璽引

天子上殿拱立 御座側而兄亦縮刺史綬章稱榮  
矣然兩兄弟循顛髮而上則種種如雪乃腰肢傴僂  
日踉蹌諸貴人前苟戀戀頭上一冠恐猿鶴笑我矣  
青松白石無寒此盟未幾龍山公投轄去先生亦未  
幾請于 朝歸老兩兄弟老而抱持喜可知也于是  
買城隅曠地累山鑿泉種魚洗竹亭臺橋榭具體而  
微公與伯氏婆娑游息其中日無虛客客無虛觴天

青露白花落鳥來杖履所至望者以爲神仙少喜奕  
晚年則召客對奕而身置其傍從容指點徐策其勝  
敗如是者終身無倦容然益簡遠絕不敢造請公庭  
至後輩以文章見投則啓關相覲欣然下榻忘其老  
之將至也公生于正德丁卯十二月二十六日卒于  
萬曆戊子十月初八日娶郁氏繼談氏俱封安人子  
三長箕英太學生談安人出娶方伯喬純所公女次  
斗英邑庠生娶海澄尹瞿永山女次奎英側室出娶  
孝廉戴水玄女斗英爲龍山公後女七長適龍江孫  
唐繼勳次適恭定公子太學生潘允肅次適沈侍御  
子紹旸次適倪孝廉子太學生家胤次適庠生劉永  
鼎次受徐士充子以倬聘次受庠生趙光祖子季枝  
聘孫男三長芝雲次芝玉芝室俱箕英出佃儻有才  
名多父風能世其家以萬曆己丑十二月二十四日  
扶先生柩葬長涇之原走華亭乞狀于不佞不佞之  
生晚雖未辱知于先生而與先生伯子箕英實有金  
蘭之契故爲之銓次如左以俟當世君子採擇而賜  
之不朽焉

書陳穉登交情始末

無錫陳穉登之亡也栢潭孫公涇陽顧公狀而志之而唐元徵董玄宰王辰玉皆各爲之傳其子藝之又以穉登遺書訣余余更白練衣爲位而拜啓其書淚浹于睫而不能讀也嗚呼痛哉初穉登入南雍新都許相國爲祭酒新建張相國爲司業一時所賞識傾天下知名之士而獨愛重穉登與吾亡友徐長孺長孺歸而謂余南中有大儒及奇男子各一人則武進徐傲絃涇上陳穉登也徐公名宿顧心降穉登蓋其

人豪似元龍俠似孟公推倒一世似同父余退而私志之甲申穉登走華亭訪余余方與辰玉讀書婁水而穉登亦欲謁文于弇州太原兩王家至是始相遇甚得別去己丑余與徐長孺會葬于顧墓因訪穉登穉登出子弟見余流連日夜鍵門不得歸迫余賦詩又屬余撰祠堂記因導入祠中掃除靚潔肅如官府曰不肖歲時饋奠吾婦手浣錡釜而進之一夕婦不戒于鼠而不肖禮必以昧爽上食婦倉卒不能辦爲易它饌不肖爾時當神主前不可以誚讓婦伏地責

無狀哭不起吾婦聞之懼幾若無以自容者累日既  
而出饌饌余甚旨而整及余童子行則間雜酒脯枯  
魚麥飯以佐之余以是心知談孺人賢又知穉登之  
恭儉而有禮能行于妻子也自後與穉登不數見歲  
以書往來而一日雨中薄暮跡余于秀州之南園余  
門生皆以得見穉登爲快穉登方從北雍下第歸俯  
仰黯默旣而燃燭進酒忽岸然謂余曰我北游無所  
遇顧喜見李如松大將軍霍霍膽畧有名將風顧叔  
時爲文選恂恂如書生閉門清緊不通針芥顧益卿

司馬時時以酒錢寄我我得緩急人且使者言遼陽  
黃鬚兒皆折箭相戒不敢犯塞上是皆長安中可喜  
事其餘馬蹄碌碌惟有埋人十丈塵耳穉登時已大  
醉復命浴科頭坐余榻間滾滾論文史旁策國事反  
覆及夜半皆可喜至明日邀余送之十里外雨蓬之  
下探詩草奏余一讀一笑鬚眉奮張臨別復邀余贈  
一歌乃釋此乙未八月十六日也嗚呼孰意此日乃  
與穉登訣耶穉登長余七歲余多病穉登壯旺有精  
魄尚未衰余見人退縮而穉登賓至如歸以穉登之



年與才心敵志得與當世將相及四方文章豪士酣  
嬉淋漓何所不樹立而落落卒不遇以死其死又僅  
四十有九是可惜也穉登忠直孝友能信于里族里  
族無大小不之官府而之穉登一言以爲解生平視  
交情最真其待王崑崙先生始終執世講子姪禮最  
謹顧司馬嘗折東崑崙招爲薊門游崑崙行別穉登  
置酒送之已復念其老不任遠道爲掩抑泣下崑崙  
卽時慷慨罷裝顧司馬以不能致崑崙也乃馳百金  
爲王先生壽天下聞而咸高之今春崑崙以穉登病

告余以爲卽病不必死未幾哭穉登訃矣又未幾且  
哭王先生柩矣張新建已解相印去顧司馬與涇陽  
兄弟皆歸卧矣李大將軍戰沒矣曩與君南雍同遊  
者如倣絃長孺皆先亡卽許相國墓頭之草黃且隕  
合邇離此無足怪然必局終而後國手乃見今下子  
方酣半道而撤非獨奕者負恨卽旁觀亦爲之嘆息  
不已嗟乎穉登豈特余一人區區知己之痛而已哉  
幸而可以不朽吾穉登者有諸君子之志狀表傳在

余特記其交道之始末以示吾兩家子孫各有考焉  
祭文

祭徐澤夫

嗚呼藏丹於壑孰之能守夜半有力負之而走所負  
伊何澤夫分手訣絕已來四十有九憶昔好古縱討  
二酉憶昔酒後烏烏擊缶憶昔操觚肝腸欲嘔憶昔  
附義五內可剖憶昔談禪若獅子吼憶昔窮玄若游  
龍叟憶昔賑施心必應口憶昔論交要必白首請事  
斯語昔者吾及何期今日柳生於肘賦作子虛化爲

烏有以泣以奠澤夫知否君而有知見我一觴其忍  
舉之君而無知卽此一觴酌亦何爲我將求君於十  
七新堂素帷丹旒空爾翕張我將求君老親之側但  
聞哀鳴不見其跡我將求君或水西園野鳥悲啼桃  
李不言我將求君金陵白門六朝絃管嘯歌無人鳴  
呼君竟何來君竟何去上下求之塊然天地徒有遺  
書蝨魚章句徒有遺胤雪涕如雨嗟夫澤夫而竟已  
矣

祭吳母文

峩峩黃山白雲丹霞眷焉反顧孺人之家曾違厥家  
以從厥子視時精著吳淞之浹賈而十倍居業靡遷  
不足非財以樂余年盤有甘毳笥有綺縠歲時伏膺  
烹羔廬鹿芝蘭之秀羅于中庭彩而舞者上壽百齡  
文學先生以及里巷莫不休嘉幸甚神王豈惟壽康  
亦有令聞茸城之東畏壘斯存魏母不來婺星不耀  
殄茲賢媪何天不弔丹旌前揚素帷後張覓今翩翩  
返于故鄉荔支焦黃再拜以祖縞衣白刳于河之滸

祭張母文

嗚呼南嶽星冥西池雲冷上鎖天門下窺人竟爰相  
夫君闡範肅整禮服有盈籩豆無梗法彼坤儀旣柔  
而靜誕肇賢喆有燁其華河湯春樹勾漏丹砂佐郡  
執法秉憲觸邪黼黻盛世羽儀王家天子曰俞朕居  
中央握機執樞運于四方鑒觀爾嗣克洪厥章伊何  
能穀母氏孔良用錫爾祉錦衣雀裳世崇委蛇嗣賤  
篋肩仗義作城路道爲轍四維是明百鍊不折挂冠  
東歸脫若秋葉賢哉大夫洩洩融融洗爵上壽惟母  
與翁吳天降割婺女墮空去何之兮蓋珠之宮沙淹

眉公集  
明璫苔生寶瑟十月悲風悼彼玄宅枯楊夜號芳簾  
無色嗟爾令子日月有赤省臺上書曰杜旣白億萬  
斯年永安幽魄有鳳者雛有龍者孫三槐奕葉五桂  
續紛繩乃祖武世其家聲翼此清淑繫誰之楨念我  
弱女母則皇姑如攀高松而抱女蘿松旣萎折蘿可  
柰何槭辭縮酒洒爾丘阿白蘋非褻英靈可呼

祭王和石

和

嗚呼先生居今之世爲古之人悠悠世途莫知苦心  
擇地而蹈循墻而行譬彼墨守不失規繩南省舍香

中州秉鐸挂冠東歸爰得三樂三樂未幾百憂以煎  
數月之前公嘗有言鰥寡孤獨我居其三余則謂公  
語不云乎天不汝從人將柰何公于此時笑而點首  
寧謂今日酬公以酒生則無壽沒則無後禍福倒持  
陰陽頗謬嗚呼哀哉公亦人子生死異路不見其母  
終天之苦公亦人弟永訣告終不見其兄生人之窮  
遶牀而號望影而祭賴有仲子事公以禮此脉可存  
血食有主百歲千秋公祀不餒嗚呼哀哉遺書在牀  
遺像在堂靈帷綬綬載翁載張漆燈熒熒載玄載黃

人止夜靜如嘆於傍公之妻涼路人所傷况如我者  
國士之腸無以慰公清酒一觴竟兮歸來殘月微霜

祭高旭崖文

代

嗚呼妹丈樹德孔揚性既正直氣自溫良惠愛友于  
周隣睦鄉怒不至詈戲不涉狂口無兼味體無麗裳  
草衣蔬食執親之喪孝弟忠信居家之常解紛排難  
一言足當放歌彈鋏千金若忘爲壻寒門行篤且臧  
有時釀醴燕兄弟行傳經教子挑燭聯牀子也英特  
翩翩于庠孫枝蘭茂業用寢昌謂宜榮考春秋彌長  
天何遽奪未稀爲殃松摧桂折珠沉玉藏鳧雁鳴叫  
雲烟慘傷嗚呼妹丈仙路杳茫抑游崑崙而登闔閭  
某等內第渥誼靡量今其已矣灑淚汪汪敬奠椒酒  
哀辭是將

祭徐相公文

嗚呼相公之生騎日御月鞭雷策霆前翼後衛下離  
天門相公之度春風孕和冬月遜溫未琢者璞不雕  
者金相公之學飲流酌源披華茹英洙泗之壇濂洛  
之庭相公之文吐納雲霞杼柚星辰金匱丹書石函

洞經相公之功心繫九廟德奠三靈龍衮補闕麟閣  
繪形相公之子鳴鑾佩玉縮紱垂纓三槐奕葉五桂  
續紛相公之孫卷舒白雲翺翔青雲繩爾祖武世其  
家聲相公之歸鄴架圖書洛社琴尊魏矣國寶卓哉  
鄉評相公之壽豹文愈變霍算彌尊黃封紫誥飛錫  
玉京何不昊天億萬其齡爰揮羽旄爰曳霓旌躬返  
赤霄神遊紫清天地震悼神人涕零林木若號禽鳥  
欲鳴某也宮墻私淑几杖親承摳衣梓邑憑軾棠陰  
覲乃聖矩剽其德音揭日而示莫喻其明懸河而流  
孰究其深拜謝公教敬以書紳玉山旣倒冰谷無春  
感深國士淚灑喆人澗毛匪茹江蓴可歆酌此清酒  
奠于歲星

祭王元美先生文

我明攘夷頓還二曜微于文章殘氛莫掃柰何崛起  
全力芟夷譬之勝廣斬木揭旗以詩龍準非公其誰  
公與于鱗焚舟而濟初爲敵國晚難兄弟公之虛左  
亦有深意以大事小菜羨必察侍玉皇案遂稱黃冠  
公不黃冠胡寧不仙游金馬門遂稱司寇公不司寇

胡寧不朽出亦無意處亦無心若空嘯風若山吐雲  
至人之路孰得而尋儒者治外二氏治內彌縫其間  
兀然一醉天地夢緣古今游氣香山子瞻差足聯類  
杳山老矣猶恨無兒公之階庭玉樹參差子瞻半生  
頭白窮海公擁弁州得大自在白曰行院蘇曰押衙  
智以爲多愚以爲誇詎如我公談笑逝耶不戀空果  
况復空花今于空中何以雪涕所不遣者國士之淚  
又于空中何以悲慟所難割者斯文之痛

祭包心韋文

嗚呼一片乾坤兩丸日月送盡英雄頭白如雪亦夜  
吾兄未白而殞石火電光槿花朝菌我之交兄由兄  
大夫忘年忘分小友見呼兄遂買棹訪我菰廬人生  
之樂莫樂新知兄之知我非止文詞親之所愛兄亦  
愛之從此與兄笑而莫遲兩無媿心亦無媿心歲寒  
之盟庶幾無斁何期須臾奪以暴疾聞兄大夫夢有  
識兆兄遂割筭續親考鳴鍾擊鼓叩神露禱遂獲所  
請中道而天人孰無死兄死何早人孰無死兄死于  
孝兄乎足矣夫復奚悼所可痛者兄有遺書塵積滿

牀所可念者兄有遺胤影弔空堂性喜義俠解紛息  
爭誰如兄者爲俗干城性喜好施賑孤恤苦誰如兄  
者爲人外府以兄之器芙蓉寶鏢千金未售神銷光  
落以兄之才桃花寶騎千里未馳鬣枯纓墜客歲仲  
秋落羽南旋我來慰兄手眎一編嘆息不遇壯士無  
顏我心許兄梓之以傳剞劂甫就竟焚柩前嗚呼哀  
哉聞兄訃時長嫂尚在久而不弔意蓋有待兄旣先  
逝長孺復歿朋好幾何零落殆絕辟彼中天曉星殘  
月感念君子百憂中結

祭朱孺人文

嗚呼瑤池竹冷南岳花明爲西王母爲魏夫人或居  
名府或掌靈山各有司存孰來人間勘校霞篇檢閱  
玄籙爰擇令德爲母之鵠令德伊何寔維朱母環珮  
羽旄麗于下土法彼坤儀矢其德音邊豆無梗禮儀  
有盈雪殘閉戶雨暗桃燈式穀爾後蔚爲聞人射策  
軒墀首冠多士酒綠花紅頻煩宮使玉皇香案金馬  
秘書甘泉朱雁天祿青藜帝曰麻哉朕居中央握机  
蹈杼運于四方監觀爾嗣克稱厥選揆考本源母氏



聖善何不少須爾綸爾誥燁燁白雲翩翩青鳥大壑  
蓬壺神仙所都靈爽復去其歸此乎其本年家誼若  
兄弟豈無一杯奠于靈几酌此椒酒採此蘋花含意  
未申雪涕如麻

祭朱月溪

代

嗟乎滔滔不返東流浩波長繩不繫西飛赤烏朝悲  
薜藿夕陽螻蛄觀化易及哀我人徒嗟惟朱公令德  
淳龐如玉隱璞不暴其光春馳坦度樂易溫良家安  
孝及里挹瓊芳彤夷貿市情古豪莊念昔先人性稟

嚴毅慎擇與可不苟諧契白髮締交惟君兄弟分叅  
絲蘿情誼切至公推餘愛以及小子兩世通家形忘  
彼此我從西來君東延跂園列時榮華堂羅綺飲詭  
通宵賓朋雜起我醉婆娑安君情則喜嗚呼贈袍憐  
生挂劍憐死我念朱公情何已巳年踰知命雙鬢未  
絲仁厚獲齡禩未期奈何一疾而忽成悲公始抱痾  
我數問鑿鑿者雜視咸曰無危病久不痊我心則繚  
愕焉計報雙淚涕洟嗚呼傷哉若古有言仁者有後  
公之芝田幸挺續秀以世其家誰云弗壽我酒盈尊

眉公集  
我殺伊俎縞帶素袍酬公柩所公貌蕭臞公懷慷慨  
英魂不流瞻也如在哀哉上享

祭王弘宇

客春乙未再震者地客冬木妖火生神樹占史狐疑  
余嘆且喟邦人當之其在先輩俄報訃音公騎斗去  
倚年獵第艾歲懸車出有民譽歸有道書不琢不彫  
若冲若虛憶昔高堂子夜清暉花籠步障香印瓊瑜  
燈光破玉客履連珠公倚而笑喜動鬢眉退賦百咏  
似序屬余譬彼播揚前以糠粃公之憐才舉世無兩

氣誼彌敦遂成世講巉巉鵠冠蕭蕭鶴髦樂哉東山  
抑河西爽塵尾筇頭幸隨俯仰長公次公踔立人上  
龍媒長嘶獅絃絕響草虫之鳴亦復見賞嗣余授經  
越水吳臺公亦高卧門掩蒼苔雞犬相聞不相往來  
庶幾近之彼此無猜室邇人遐跡踈心密尚擬龍門  
威瞻鳳德胡天不弔白日竟夕落梅在庭愁雲抱石  
風褰素帷淡無春色先慈弃予公更捐客生我知我  
一朝永隔萬痛攻心百憂刺骨公有詰嗣千霄六翼  
顧予山癯報母何日念酬感懷彈泪俞碧

陳眉公集卷之十七

雲間陳繼儒仲醇著

祭文

祭王亭伯文

嗚呼一片乾坤兩九日月送盡英雄頭白如雪更有  
吾兄未白而殞朝榮暮落槿花野困憶昔庚辰遇于  
直塘傾蓋而語得兩琳琅嗣後漸暱笑言斐亶握手  
拍肩宛焉兄弟草綠烏啼留連觀西夕陽在樹醉咏  
而歸兩年以來蹤踪彼此青雲白雲各言爾志薤薺

之園欣然斗酒爲別未幾柳生于肘嗚呼二三知己  
落落辰星疇如吾兄肝膽相親名教若掃淪胥以沉  
疇如吾兄孝友溫文所可痛者大襄未卜而有季在  
宜瞑其目所可念者遺珠在腹而舉得雄若教可續  
人如車輪生徃死復月十二乘日三十輻誰久存者  
而亦何哭

祭何太老師文

相彼時雨膏沐人寰孰隆施是雲出名山相彼流泉  
以灌以漑孰委輸是源從大海吾儕小子事師有年

孰開先是教本家傳於穆先生心古行古吾師得之  
性稟鄒魯畫地而蹈循墻而行吾師得之溫溫恭人  
早擅一經晚酣六籍吾師得之雀起鶴立誼敦老友  
澤急窮親吾師得之腸熱如焚無妄笑言無輕臧否  
吾師得之黃中通理不設城府不立藩籬吾師得之  
光明坦夷獨秉直心邁種隱德吾師得之以昌世澤  
世澤方滋草木始芽良果垂實克大厥家惟師與仲  
爰及名孫五色鳳采千里龍文花照金壘月籠玉樹  
舞袖翩翩式歌旣醉爲魯靈光爲鄉祭酒樂哉未央

眉公集  
百歲非久何爲忽忽日迫崦嵫匪腸攻骨哀絕吾師  
凡我及門淵源道重後時舉觴忍觸師痛荒日淡淡  
寒風綏綏酸涕入地霧兮來歸載翁載張彷彿舉帷  
紙錢不散通信葭灰

祭震野楊公文

代

吳俗滔滔江河斯決中砥流波仗我先哲巍然二老  
公與安節袁公星隕公若曉月皤皤黃髮是容是疇  
遜髦于荒執政之羞束帛干旌我徂維求三事夙夜  
竚公壯猷公亦幡然爲余強起司馬人龍旋還故里

屢 詔不赴眉壽燕喜占吳得歲歲曰庚子公躋大  
耄 上錫杖几使者在門酌酒及醴獻老乞言三祝  
而起德薰鄙吝身繫安危衣冠劍佩照耀里衢香山  
洛社舍公誰歸枌榆相望余擬肩隨方春壽公曾致  
厥辭酌以大斗化而爲箕人生寔難慶弔須臾嗚呼  
哀哉居鄉畏壘居官去思慎履無咎清德可師與言  
及此能不傷悲 朝樂輟奏市杵罷飲國論私情老  
淚如絲震耶縮耶宜配公祠尚饗

祭徐孟孺

代

詩咏于旄易取束帛賢者之廬王侯伏軾吾求伊人  
欽君高迹南州徐穉山陽徐積穉有隱操積有孝德  
頡頏千秋君真其匹少奉慈訓適爲大儒後以慈背  
尋謝公車焚繻柩下結廬墓餘松栢蕭蕭淚與血俱  
旌母苦節成君初志君謝謁余居然處士微及性命  
耻談名利宜巢宜由不夷不惠芳蘭所生其草皆香  
美玉所積其山有光君之所止其國必良何期仙詔  
忽返帝鄉薜荔慘淡猿鶴悲傷挂劍荒楸懸榻空梁  
嗚呼哀哉吾聞古云丘園道重不爲之爲無用之用

奠君一觴非以私痛激揚清風薄俗可慟

祭徐孟孺代

世有良驥實惟龍驤乃不騁乎康莊世有俊才實惟  
棟梁乃不構乎明堂世有隱君木之豫章馬之飛黃  
乃不遇乎匠石之與孫陽漢有孺子魏有徐偉長合  
二子以並駕蜚清名于四方如雀之起于菰蘿如鳳  
之鳴于高岡如天半朱霞之掩映如雲中白鶴之騫  
翔何期黃絹竟秘青箱少有志于金馬晚聞然而豹  
霧黛眉如月入室見姤操琴吹竽數竒蹇步畏風塵

眉公集  
若含沙不敢厝足于當路慨雞豚之不逮甘結廬以  
永錮泌水衡門焚香高枕偶寄輿于蝨編終下捷而  
燕寢方聞龍卧忽聞蟬蛻騎箕尾而上征望玄扉而  
策轡何二豎之不遷極三尺之永崇通德之里雪消  
蘭蕙高隱之廬雨埋蓬蔚瞻仰清風孰之能繼予等  
忝司一邦欣聞高誼方干旌之在郊乃溘然而仙去  
用君家法生芻陳祭眷言喆人臨風結涕

祭王和石代

震澤之脉蜿蜒而東匯爲婁水靈秀所鍾譬如大川

必生蛟龍蟠結人文聿生次公公與吾師兄弟師友  
節義文章千秋無偶金谿二陸眉山兩蘇求之古人  
庶幾其徒立幟麟經聯轡雁翼蕙吐蘭芬金相玉質  
含香儀部握鑑銓曹斗山愈重月旦靡逃視學中州  
青標外著桃李無言菁莪有譽忽思初服遽爾懸車  
載堦載箠其樂何如君子道長尺一屢下縉紳拭目  
行不俟駕公乃家食堅卧如前雙枝玉樹旖旎當筵  
甫抱神駒遽殤國寶公亦隨殞徽音俱杳嗚呼樂天  
伯道莫恨無兒夜臺母子猶及見之名位壽考莫恨

早齋封樹鬱然而寢孔頽白楊瑟瑟黃日荒荒送客  
如雲幸舉一觴

祭徐金吾 公子

嗚呼人立天地何死何生生死幻夢誰殤誰彭藍縷  
葦路泉釣山耕瓊居珍食楚舞秦音淡濃異饗銷落  
同塵猗與公子條歎傷心有自華胄曾祖文貞爲國  
師保顯懿曜靈褒功錫券世典禁兵大父奉常厥翁  
踐登蔚爲家裔襲爵彤庭燐燐炳炳閎閎崢嶸公子  
好豪燕市吳門高裝駿馬冠佩晶英公子好俠三都

五陵花撲玉缸揮霍黃金公子好畫劇龍陽青香飄  
九和其從如雲公子好客朱履紛紛紅彈碁擊劍伐鼓  
飛笙翩翩公子濁世幾人年未三十溘焉石城六朝  
紅粉縈繫遊魂昂身紫闥疇速之亨畢命黃壚疇促  
之屯露晞日影蘭敗秋聲江流雲散星殞珠沉簾虛  
夜靜風寒月冷嗚呼公子舟壑忽分人生到此天道  
寧論丘壠纍纍松楸陰陰王侯厮隸卒歸幽冥矧公  
子兮何悼之云所可悼者閨淑零丁鈿台空守獨弔  
孤燈所可悼者堂上萱椿朱顏鬢髮誰爲溫清所可



悼者嬰孩在抱呱呱弱齡所可悼者名與身逝池館  
未平嗚呼公子曷遂捐茵風流已矣靡不心憐某等  
幸叨翁誼戚友情深聞公子訃潛然淚盈謹勒哀草  
敬奠淑尊惟靈來鑒惟靈來歆

祭沈石樓

代撫臺

憶昔先朝帝重翰墨華亭二沈入侍掖伯仲巨  
卿天寵駢錫人得片楮貴若拱壁數傳及賁世其  
澤志繩祖武才高數厄壯心無堅飲羽沒鐘以名  
儒脫穎通籍拜官大行飲水嚙蘗駘駘四牡每懷靡

及十年不調六月偶息氣活意銷雅志失得望重資  
深爲邦司直直道如弦能補袞職神羊觸邪驄馬避  
跡生視玉關風行電擊墨吏胆寒債帥股慄帝難  
厥任廷推屢格借重豫章先聲辟易衣繡鳴騶光滿  
衢陌何期中道二豎見迫法星麗天隕而爲石風雪  
殘燈凄其古驛嗚呼官至侍御退若逋客仕宦稔載  
家徒四壁兒衿半青親顛已白數卷遺書寸心捧檄  
傷哉痛哉山陽短笛

祭唐抑所

嗚呼人生何嘗造物茫茫廿年事業一枕黃梁猶憶  
曩昔隨兄雁行兄儼城南桑戶段墻蘭入束薪誰知  
國香貧有泰色咀宮嚼商寒毡濁酒語必昏黃相視  
而笑富貴無忘剖玉三獻人驚夜光垂翅之翼化爲  
鳳凰錦衣東歸四牡乘黃彼其之子蒲伏道旁名位  
愈灼賓親滿堂觥籌笑語爭道吉祥顧而事我兄色  
獨莊我亦道義惟兄是匡官箴鄉譽朝典國防掀髯  
抵掌狂生不狂兄謹謝教書紳以藏旁及片語錄付  
奚囊兄之重我豈爲文章同心之言各有攸當兄有  
正氣如三秋霜兄有堅守如百鍊剛兄有冷面惡圓  
喜方兄有熱腸植弱鋤強兄照當空魑魅潛藏兄魂  
升天野鬼跳梁安危所繫寧獨故鄉假兄相位度必  
見長正直忠厚造福無疆爲范仲淹爲司馬光天胡  
不仁殲此棟梁嗚呼痛哉

祭楊石間

嗚呼人孰無友心知實難寸心苟異離合多端外雖  
膠漆內實沙搏和合之玉終必破九性我與兄終始  
金蘭當兄未遇蠹死螢乾公車載牘屢罷春官憔悴

低迷仰屋而嘆，鉸聲壘耻對客，損歡余時過。從慰爾  
歲寒代兄教子漿，藿共餐涕笑錯背。往往夜闌，逮兄  
鼎貴視子金鑾，故人千里我及羽翰。匡以道義母受  
世彈，兄謹謝教書紳及擊吏議鄉評。罕索垢瘢，兩人  
各龍或飛或蟠。兄無我驕，我無兄干鐘鼎山林彼此  
俱安。病榻之際，彌覺盤桓。苦言藥石，余心先殫。猶冀  
神明相爾，衰殘何期別後竟戢一棺。新堂未望素幙，  
改觀氣象，慘惡道路汎瀾。余何人哉，痛殺心酸。

祭袁微之

嗟哉世不識兄，沒而獻嘲我同知心。反哭爲謔，兄本  
丈夫氣，誼甚豪。疑神竹素，矐目雲霄。旣綜經術，旁擅  
風騷。笑掇一第，如劍吹毛。胡期數奇造物，汝驕感憤  
用壯，破其寂寥。脫身俠游，紅樓素綃。更走塞下，控馬  
射雕。千金垂盡，寸胆難消。肯傍妻孥，米鹽細瑣。肯向  
市兒足起眉，媼肯握牙籌。賤同土賈，肯挾虫編。敗如  
降虜，日月朝三。乾坤格五，誰蛇誰龍。誰鼠誰虎，殤子  
彭錢等子。破釜正寢，旅魂終歸。客土兄本達人，且醉  
清醕。未了之事，有兒能補。

遙祭李知府

維侯言慈貌慈心古行古三月政成奪我李父卧轍  
攀車以義得禍借寇不能樹碑道左之子東來如見  
明府哲人云亡自辰及午今始知之山川間阻設位  
而哭絮漿藿俎萬姓傾哀同余此苦透骨清風隨車  
甘雨遺愛在民侯或瞻汝

祭歸季思

嗚呼季思初聞君名疑鬼疑仙繼得君實可聖可賢  
讀君之文煩憂以渝挹君之度鄙吝盡蠲如空中雲

如澗底泉雲歸無痕旣妍以靜水流無聲旣甘且冷  
依依若親黯黯若避不衣自暖不酒亦醉一試公車  
再傳童子未能免俗聊復爾爾墓母以還遂與亾絕  
木榻一匡蘆絮百結紙窓呼風圭竇捲雪囊無剩錢  
壤無遺蔬案無退筆皮無藏書兀然一身神明與居  
誰應門者長累髮鬚人謂君苦君神休休人謂君矯  
君行油油所資旣廉致用亦讐斯神斯命天也曷仇  
古賢不壽惟回與憲人道何缺陰陽何沴念此亾亾  
顛倒五濁犬豕啗骨螻蛄競肉嚮羶爲勞避涼趨燠

誰策龜靈實槁蟬腹迎風而蛻永謝亡福清虛之府  
別有綿邈古道古辭爾先太僕俎豆其間死亦不辱  
卽死幾何遽掩蓬蔓念我母慈侍子于此棺固于身  
封甫及趾維孝維廉有吳季子

祭王逸季

一片乾坤兩九日月送盡英雄頭白如雪亦有吾兄  
未白而殞石火電光朝菌暮槿嗚呼痛哉余憶弱冠  
游于瑯琊兄髮覆額卓爾名家文采爛然垂雲聚霞  
覺我形穢玉樹兼葭國士見推謬得罔伯罔伯許可

兄亦動色從此漸敦笑而莫逆氣叶椒蘭誼堅金石  
歲寒之盟庶幾無斁何期壯年妖夢忽及余方病瘡  
莫獲問疾卧聞兄訃驚動心骨雪涕漣漣濕枕沾席  
兄沒一年余病方起困頓支離喘息而已乃束生芻  
哭兄蒿里往歲此時幾同兄鬼未死之身奠兄一卮  
兄而有知其忍舉之兄而無知酌亦何爲我將求兄  
于延益堂素帷丹旒空爾翕張我將求兄于弇州園  
墨池書帶空爾淒煙兄竟何去上下求之塊然天地  
徒有才名士林傳譽徒有遺文蠹魚章句屈指交游

十年以內既失仲趾復奪孟孺落落辰星交游漸替  
今復哭兄逸季已矣人生幾何殫此血淚嗚呼哀哉

祭陸君羽

嗚呼君羽其遂亡耶當君羽病時則賴長公飲哺將  
護執手殷勤當其歿時則賴長公紀綱後事含歛搢  
衾當其藁葬則賴長公鼓吹旄旌辭別國門傷哉吾  
曹病不藥死不臨除夕之辰又不能素車白馬爲君  
執紼而前行嗚呼痛哉君相岸偉修髯便腹貴宜邁  
俗而志不酬君度遲緩落落穆穆老宜後福而壽不

登六三戰三北家無脫粟一字一絹沒無尺幅人孰  
無死奪君太酷人孰無死出君太速骨雖淺土血猶  
附肉族不及送友不及哭嗚呼痛哉傷心慘目君病  
瞑眩兒死勿知君若有知尚覓見兒夜臺寂寞或笑  
或悲其今存者君可勿思君策孝友吾曹所師惟伯  
氏在衣之食之惟伯氏在教之誨之吾曹友生愛何  
能爲生死訣絕盡此一卮

祭學憲包瑞溪

嗚呼吾公竟至此耶悠悠人世其足恃耶憶昨客冬

別公言歸徘徊中庭霜月滿衣問余來馭燈以爲期  
十三之日猶勤手書何知計音旋起須臾何知永訣  
乃在河湄嗚呼哀哉知公如此恨不當時抵掌未極  
知公如此恨不在座嘔心盡出知公如此恨不同遊  
青山白石知公如此恨不徵歡朱絃錦瑟知公如此  
恨不逍遙扁舟竟日知公如此恨不笑談清燈彌夕  
嗚呼哀哉德無全福仁無全壽賓黨驚疑余哀獨疚  
孰知吾公忘年而友孰如吾公忘形而久孰如吾公  
知余不苟孰如吾公望余不朽家人國士知己感恩

乾坤落落罕見此人鍾期絕調鮑叔孤坟一腔血熱  
于行淚零何以報之嗷日寸心實聞斯言賢子若孫

其以微忱告諸恭人

此時并祭太  
恭人故及

嗚呼哀哉

祭張完栢

麟鳳所至其國必祥蘭蕙所直其草必香賢者所居  
其俗必良穆穆先生善蓋一鄉引繩而蹈畫地而將  
視聽無愆顰笑必莊屏去械數洞見肺腸不應名實  
不受奔文冥行隱德可格神鬼屢上公車一官聊止  
首宿青瑣其清如水家無負郭門無俗軌心無炎涼

眉公集  
口無臧否手一遺編以送殘晷父子相師自爲知己  
如周元公如元紫芝伊室甚邇伊人可思舉公賓筵  
三讓三推公既避名名亦避之歲時粟帛在浚于旗  
終公之亡罕及庶廬猶幸百年永言丘壑起懦廉頑  
挽浮敦薄何圖返真竟騎遼雀某卧洲上病魔躑躅  
生芻不前我心則作敬奠一觴告我先覺古貌古心  
宛焉如昨

祭相國王荆石

古云千人諾諾一士謬謬自余事公而始味此語之

無作憶當乙酉公批余文疑有仙骨恨羽毛之尚薄  
時與辰玉同應南舉同罷公車辰玉有志再戰而予  
則決意乎蓬藿丙戌辰玉別予入都予裂青衿而招  
之云盍歸乎來相與逍遙從楊許于碧落公聞而笑  
是子也不鳴不舞無乃類羊公之鶴戊子領解辰玉  
向亨予遁自若旣而辰玉且譽且誅且戰且却乃寄  
書戲予爲李文靖而公亦嘆予之不爲名縛辛丑辰  
玉上第馳詔故鄉金羈玉絡公也笑迎幸衣鉢之  
有托何期冢孫云亡辰玉病劇種種衰相如青天之



忽散爲冰霰。而春花之竟隕。爲秋籜。晚而司馬再相。召命自洛。人以其爲慶。予以其爲愕。未幾不祥之事。與不解之詬。遂彌天而大作。昔者登龍。今者羅雀。予再詣門。慰公寂寞。餘波及之。幾不免眈眈之饞嚼。然而心本無他。豪傑所覺。漸久漸灼。浮陰解駁。而公已騎箕尾。而游冥漠。嗚呼痛哉。公忠孝簡于帝心。明羽定于儲幄。社稷大計。非山澤之所能圖度。獨其門無四知之金室。無姬貳之樂。不市恩。不修郗。不人才。牢籠不名譽。彫琢殘花數畦。枯棋數着。公自諒機心。機事之盡忘。人訝公世情世法之太畧。而不知者猶猜其退。而營進。坦而藏。鏗老而強。飢病而不藥。及今蓋棺。而果信公邯鄲之夢。絕不及于平津之閣。嗚呼。冤哉。嗚呼痛哉。夫老臣心迹不明。猶望有朝議之是非。如昨。是非不明。猶望有常情之恩怨。如昨。恩怨不明。猶望有天道之善惡。報應如昨。今天以摧殘人。以誣詆門。祚凋謝子孫。卑弱三者。一無憑焉。豈月盈必虧。果碩必剝。咄不共笑。齒不並角。卽公且不能逃盛衰之數。而幽明今古。原如此之混沌。而舛錯者耶。帝

閻茫茫坐視爲虐鬼神憤憤似復相譖物情三變劫  
運五濁夫何言哉不如夜壑

祭朱養淳太史太孺人文

代

嗚呼瑤池竹冷南岳花明爲西王母爲魏夫人或居  
靈府或掌名山各有司存孰來人間勘校霞篇檢閱  
玄籙爰擇令德爲母之鵠令德伊何實維朱母環珮  
羽毛麗于下土法彼坤儀矢其德音籩豆無梗禮儀  
有盈雪殘閉戶雨暗挑燈式穀爾後蔚爲聞人射策  
軒墀首冠多士酒淥花紅頻煩宮使玉皇香案金馬

秘書甘泉朱雁天祿青藜帝曰休哉朕居中央握機  
蹈杼運于四方監觀爾嗣克稱厥選揆考本原姆氏  
聖善何不少須爾綸爾誥燁燁白雲翩翩青鳥大壑  
蓬壺神仙所都靈爽復去其歸此乎某忝年家誼若  
兄弟豈無一杯奠于靈几酌此椒酒採此蘋花含意  
未伸雪涕如麻

祭徐長孺母王孺人文

木必有本水必有源不知其母請視子賢伊子云何  
經明行脩衡門泌水耻于諸侯有雀在羅有駒在谷

孺人曰足子生不辱有羞匪鼎有衣匪班孺人曰安  
食旨且甘嗟彼縉紳鬚眉楚楚與貧賤仇如撼猛虎  
豈意孺人而氣則吐豈意今人而心則古風雨機絲  
雪霜燈火髮若飛蓬心無荼苦方諸令儀指不再數  
黔婁之妻和靖之母採西山薇僅堪一豆酌南山酒  
僅堪一斗跪而進之爲孺人壽何不百年柳乃生肘  
青鳥西歸白雲東走在南岳頭在瑤池口翩翩女真  
應與爲友儒與之子嘔肝露腸宜如昔人拜母登堂  
乃從計後竟莫空觴唱薤葉歌藝栢子香靈輿可招

來格洋洋

祭黃母太恭人文代

穆穆恭人夙閑內則曰嬪君子德音無斁若坤代終  
如月繼日鳳鸞再鳴鳩鳩一德入撫哲嗣不育而教  
旋樹婦儀遂居母道小星澤均寶婺光耀申錫自天  
載綸載誥伯也兩臺白日霜飛埋輪攬轡請劍執裾  
仲也宮詹清風穆如玉皇香案金馬秘書紫駝異殺  
黃封法醞鼎養實隆 恩寵莫並兄弟稽首對揚  
明聖持此寸心以師衆正成功納屣高蹈懸車堂開

眉公集  
綠野花對紫薇燕喜無量鶴髮相輝風生黃扇花傍  
潘輿又有文孫書奏河渠三祝者華五福者箕惟太  
恭人而樂籛籛南山肇歌西池來詔乃馭白雲乃控  
青鳥去何之今暮雲縹渺瑤瑟明璫遽埋寒草嗚呼  
哀哉緬惟吾師恩埒陶冶聞母之訃未遑逝者于役  
此邦泣陳一竿惟靈祐之再相司馬

祭郁太夫人

古人定交如子姓行擔簦千里拜母登堂維太夫人  
若母猶母不及捧觴竟陳絮酒嗚呼哀哉吾哭夫人

微獨閭德有厥孫子爲予金石氣義節俠干五色雲  
才鋒韜畧空千里群初以風雅頗稱同調旣披腹素  
習母陰教聞鳩治績雞鳴薦蘋相彼君子循吏儒林  
秉禮蹈義肅如朝典有穀貽孫瓜瓞斯衍燕謀奕奕  
鶴髮蕭蕭安期之棗金母之莖何不百歲或歌旣醉  
鸞鵠未來蚪車忽御白雲謠冷黃竹歌沉迷離殘雪  
慘淡孤燈嗚呼哀哉齒踰八旬不爲不壽身閱四世  
不爲不久玉樹琅玕參差戶牖况其長者尤稱不朽  
母目已瞑母寢已甘桂花在几明月在簾蒼顏老骨

清香滿天

祭王澹生母魏夫人

我思古人交亦不易一言千秋比于昆弟拜母登堂  
起居而退儒于諸君誼亦非淺布衣之交未敘斯典  
然聞徽音母實賢媛惟莊渠公名德令聞而我淑人  
爲其女孫唯琅琊公列仙文伯而我淑人爲其元匹  
能以鵲巢贊助羔羊坤厚載物元吉黃裳再以樛木  
弘衍瓜瓞庭下參差蘭芬玉茁世祿之家鮮克有禮  
而主蘋蘩維筐及管庶人之婦言不出里而德升聞

綸書至止剴薦給客挑燈課兒視子猶子恩斯勤斯  
駕部長君上書請告非擬冥鴻志在烏鳥婆娑綵服  
逍遙板輿爲樂未央遽爾言歸嗚呼痛哉某昔仲春  
先慈見背雞骨半枯鵲啼盡淚今聞訇音感動五內  
進謁几筵泣無乾地凍雲不解春暉已斜紙錢戰風  
寒掠窓紗靈帷翕張遠耶近耶孺子酒薄侑以梅花

祭橋李丁烈婦文

余讀嘉興柳志志節婦僅兩人耳蓋歎而悲之夫禮  
義之鄉度必有奇節而爲委巷窶人婦或問史不記

國史不書式廬表墓闕如也。人固有幸不幸哉。丁烈婦端平巷中寡人婦也。夫亡塋火烈婦年十七投焰者三。父母掖之堅不死。數日微聞翁將嫁之。烈婦仗刀自剄不死。傳以藥手掣之不死。皮肉綴附一絲許。號哭震裂喉斷竟死矣。嗚呼異哉。方烈婦之死也。翁姑駭而走。有小姑來視。尸上噪擊之不聽出。業訟之官。天暑烈婦不得歛。吾友賀伯闇聞而義焉。身詣巷中問其事事核爲解諭。呼父母來釋小姑去。凡紀綱其衾。挂幕旒悉無憾。郡邑長與士大夫爭爲文以祭。且醵金卜壤塋之。烈婦非特身名不辱且不朽矣。夫攜李自二百年來節婦堙滅不勝數。丁烈婦年甚少家甚貧。一時老稚奔走告語郡邑士大夫哀挽而表章之者獨甚著人。真有幸不幸哉。語云無言不讐無德不報。烈婦其何以報鄉之人。大抵愚夫婦之生死如飄風游塵何關聚散。惟節義之精靈英爽非歿爲明神則轉爲男子。將無驅厲鬼吞妖魅以清此一方。民不可將知將無再世更生孝子忠臣湯火惟命不可知將無他方。離吏于故鄉爲監司。

眉公集  
郡邑長整齊。綱常捍恤災。患如同室之救。不可知。嗚呼。是皆爾丁烈婦死後之責也。雖然西子沼吳。隨范大夫買臣妻去。更嫁閭吏。樵李至今羞稱之。今有丁烈婦慷慨殺身。以張越勁。則烈婦之振樵李多矣。且以丁烈婦之故里中聚談。或旁引某婦某女。或嫁或未嫁。或死或尚未死。或不及旌。或待旌。或貧賤格不得旌者。縷縷追述其年歲月里居。并及其父母夫之姓名。宛如昨日事。一丁烈婦死而衆貞女烈婦皆生。則烈婦之振樵李又多矣。豈必徼靈于烈婦之身。後哉。嗚呼。深閨寡婦。拭淚而施簪珥。立朝大臣。易姓而拖青紫。上玷丹書。下污青史。彼何人哉。死而死矣。嗚呼尚饗。

祭陸宮保

天有元神國有元氣。儲與磅礴百福。攸萃德位名壽。雖曰合符古今。疇兼惟公。耦俱前茲。辛丑爲士冠冕。煌煌人文奕奕。天選後茲。辛丑爲國老。更寵以命使。養以大烹。閱世則九閱歲。實百視宰官身。過神仙曆。維公道宇岳峙。淵澄維公局度。月皎風清。不得而親。

眉公集  
不得而踈既遠釣餌寧挂網且不爲名且不爲智府  
朱絃爲君玄酒爲母退也進基不考而最歷官七年  
坐致卿位虛而實用功在不刊啓沃密如寅清穆然  
六十罷官人謂太早匱而善臧不喪厥寶六十生子  
人謂太遲共保歲寒及子未衰天之福公可謂善巧  
公之承天翼翼心小偃仰林泉四十年多鬚眉皓白  
冠裳鬼峩一茗一爐三豆三爵燕居游息執事亦恪  
邦君國人負墻以趨半面爲師片語作謨間演三車  
以弼四教德返嬰兒群狎鷗鳥比聞籃筍時出近城

子孫祁祁觀者闐闐以公神王古國有慶以公寡言  
疑國則病一旦脩然乘化以歸神與尻馬杳不可追  
亦有壽者蠢爾木石維公之壽如泉滙澤霖雨之膏  
厥施一時泉深土肥百世賴之公今仙馭或駐斗旁  
騎箕再來功業詎央所矐然者藐予後進是誨是攜  
實仰先正予何人斯敢比老彭與吾黨勉奉典刑

### 祭馮烈婦文

余拜樵李丁烈婦墓歸甫小憇讀易而客復有以新  
豐馮烈婦事報者余曰此一部咸恒易也夫易之咸



而必繼之以恒者何也咸為艮先少男少女夫婦之  
卦也故恒之六二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象曰婦  
人吉一而終也夫夫婦偕老最為吉祥善事若馮烈  
婦二十二而自縊殉夫恐言吉哉余曰此正易之所  
謂恒也忠孝節義乃人道中之風雷何地幾有烈婦  
不幸而得恒之正耳烈婦嫁齊道貧且痲病且就殉  
非夫子凶乎夫死于萬曆丁未五月壬申而張氏就  
義于六月辛丑從一而終非恒其德貞乎烈婦一死  
而郡人奔走告駭以為奇非震雷象乎邑大夫與鄉

袞孝秀爭為文若詩誄之而遠近賢媛聞之戚戚心  
動矣非巽風象乎雷則震動一時而風則巽入百世  
雷風變而恒道成矣非吉乎嗚呼此馮氏一部咸恒  
卦也吾曹終日講易而不知有心易易乃在婦人女  
子可愧也夫可愧也夫尚饗

祭餓死張烈婦文

維萬曆歲次丁未朔日癸亥陳繼儒謹以首陽之薇  
娥江之水致祭于明故張烈婦陳氏之靈曰吾聞古  
之節婦或剋面引鏡或斃耳握刃或割髮表心或截

鼻見旨非外迫豪強則內迫父母耳張茂才彌留之際烈婦以節許之父母不忍傷烈婦心愍然以白頭守節許烈婦矣豈不能須臾忍而竟死耶夫程嬰未死以趙氏有朔在張世傑陸秀夫未死以宋氏有帝昺在烈婦誰倚乎有孤則保孤爲重孤無可立則狗夫爲重等死耳溺死畏死排墻死盜賊毒蛇猛獸死五日不汗死七日不穀死詎若烈婦今日之死爲快哉村媪竈婢以緩死勸節婦此若以蘇屬國洪忠宣勸人夫屬國十九年而歸漢忠宣十八年而歸宋

要自有天幸不當與人臣道也藉令數年之內不幸以他故死卽不忍爲逆劉豫所留亦將爲降李陵所笑文信國被執就義稍緩太學生王炎午作生祭文以速之謄寫百篇榜之水陸通衢曰丞相欠一死耳今烈婦飲毒飲金繼之絕粒必從張生地下而後已旣不覲蘇屬國洪忠宣之生還又不待王炎午之生祭則烈婦之死加忠臣一等矣一死而後不辱張氏婦一死而後不辱陳氏女一死而九峰若首陽三泖若娥江使見者心膽皆慄談者齒舌俱香感激義烈

敬奠一觴非止為閨閫勸蓋將廉頑起懦告諸男子  
慎無負七尺之鬚眉而蔑百代之綱常也嗚呼哀哉  
尚饗

再祭張烈婦文

嗚呼伯夷薇仲子李蘇武雪豈不矯矯絕粒哉然而  
夷也猶寄命于薇也仲也猶寄命于李也武也猶寄  
命于雪也且武則胡婦為之左右仲有辟纁夷有叔  
齊夫婦兄弟一鼓一舞烈婦笑然獨身而已有勸生  
無勸死則烈婦之不食狗夫又非伯夷以下諸君子  
可以同日論也嗚呼奇哉嗚呼痛哉尚饗

祭王太夫人文

時同故人徐

孺子

嗚呼衆人之母賢不出里宰相之母至聞人主若  
賈黃中召母禁庭賦詩賜坐頒賚頻仍若張齊顏母  
亦八十手詔存問帝嘆福德我嘗以此壽太夫人詎  
子相公真社稷臣金張絕援丙魏同心外朝減樂暮  
餽却金無令養交而各借名務渙小羣而成大羣婉  
調衆心曲回睿聽陰霾忽開斗柄期正飄然拂衣  
假給歸省公謂東山可以長請家席未暖使者屢宣

首柄國枋。召對御前。天光下霽。喜動聖顏。扶母  
遠來。忠孝兩全。溫諭如此。恩寵爲極。賈張二母。瞠  
乎莫及。相公感奮。繼之以泣。羽翼帝儲。旋乾夾日。  
言路肅清。邊海寧壹。功成脫屣。謙著循墻。板輿東旋。  
爲樂未央。何期婺宿。中夜無光。公稟孺慕。搥拊欲傷。  
嗚呼。有子名相。有孫列仙。若太夫人。可以解顏。辰玉  
名行。卓爾千古。若太夫人。爾氣亦吐。誰無百年。或計  
長安。素帷丹旒。山霧江湍。凌競雜沓。千里間關。唯太  
夫人。而寢孔甘。又若潤州。忽遘百憂。熾炎下灼。石拆

